

故鄉集

故 鄉 集

羅 烽 著

光 華 書 店 印 行

故 鄉 集

著 者 羅 烽

發 行 者 光 華 書 店

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

大連·煙台·安東

代 售 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店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十 一 月 初 版

每 冊 定 價 元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故鄉集

目錄

荒村	一
殘廢人	一四
考索夫的髮	二四
獄中	三八
呼蘭河邊	五二
第七個坑	六一
到別墅去	七一
左醫生之死	九二

荒村

四年以前，爲了要訪一個朋友，我和我的伙伴新春徒步旅行到黑龍江省東北部一個荒僻的小村莊去。由起點到終程的距離，最多超不出六十華里，而且全部都是平原，但在這短短的旅行中，我和我的伙伴新春都潛藏着兇險的預感，各不遺破的潛藏着。自然，我們彼此都深深地感悟到這確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在企圖完成這次旅行。

除了穿在我們身上應有的衣，鞋，帽之外，我們再也沒有一點兒附帶的負荷了。然而，當我一拔步，就彷彿有什麼笨重的東西在我身後牽曳着。這清澄而微涼的秋朝，這圓潤而平坦的原野，並不使我感覺輕快。我想假如這是那類責任的負擔在作祟時，我的伙伴新春定也不會單獨受到輕快的解放的。

實際，在那些自命解放了的聰明人，他們發了昏也不會因爲什麼責任去冒生命的冒險。這些愚蠢的事，從來是要讓「愚蠢」的人幹的，他們看這些愚蠢的人和他們所做的愚蠢的舉動，正像一條蛇在獵人陷阱左右的猛虎。他們的願望是屬於獵人方面的，他們默默中給獵人做着善意的廣告。

這事，我有一個例證：當一個鐵路同寅因爲違背了殖民地「獵人」的言行，而吃了耳光時，在那些所謂聰明人之間，就增加了一個永可傳頌的笑料！現在我猶能憶起當時刻畫在他們臉上的皺紋：那

是懾服在正義之下的，被他們抑制了的快意的狂笑的皺紋啊！

然而，在這到處全都設着陷阱的平原上，到處全都露着快意的狂笑的皺紋的人群間，我和我的伙伴終以機警而堅強的步子達到目的地了。

這個小村莊以稀有的，我們意想以外的荒涼與破敗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眼前。大約在半年以前，我個人曾經來過這小村莊一次，那時，它還保持着近於原始時代的完整和純樸的風格。那時，雖然是在冬末，樹枝上沒有綠的葉子，但它的肢體並沒有殘缺一點兒，而現在雖然在它的枝叉上還留着晚秋的衰綠，可是每一棵的幹或枝，無處不在殘缺着，無處不是可怕的創傷，它跟這裡農人從幾世以上承繼下來的遺產：茅屋，牲畜，露井，耕種工具……等等東西，同樣的受到了蹂躪和摧殘。荒涼破敗，這兩個字眼，還不足形容出這小村莊的真象，因為，在我的感覺中震盪着憤恨與恐怖的戰慄了，我彷彿才看見一夥巨盜洗劫了這村莊之後，留下世世代代不泯的憎恨，歡快地逸去。

我們原本打算當時返回的，湊巧那位朋友外出，要到半夜才能回來，並且我們必須見面才行。因此，我們就留在他的家裡。

他有個媽媽，這一個生不逢辰的老太婆，被不幸的命運磨斫了又眼。這是她另一個小兒子告訴我們的，他說媽媽的瞎眼，完全是日本的罪惡，於是，這個天真的青年，就鼓着由鄉土養成的毫不羞澀，毫不說謊的直率的嘴唇，指手劃腳地述說起夏天裡的一個早晨，怎樣遭受了日本鬼子蹂躪的經過：他指着外面的田野，述說當時被踐踏的慘狀；他指着馬欄，那末淒慘地講述，並追懷着那兩匹被牽去的耕馬；他指着身側被炮火轟塌了而補葺不久的土牆，而後他將全村荒涼與破敗的面貌介紹給我們。這一位不幸的媽媽，立刻被這重新捲來的山洪沖激了。起初她是默默地聽着，默默地嘆息以至於默默

地流淚。末了，她竟至突然慟哭起來。這却驚駭了我們。

「她哭了！——新春很有些同感的樣子，小聲地說。」

「我的嘴應該打！」青年打自己的嘴巴說，「可是，怎能讓我不說呢？……我不是一個啞吧呀！」然後他掙起我倆的臂膀走出門外：「那只好讓她哭個够，常常是這樣啦，只要她一想起那件事，她就哇哇地哭起來，真的天神下界也管不了她……你們想，我用甚麼話安慰她才行呢？讓她哭就好好啦。……你們聽我講！」

於是他抬起頭來望了望灰色的、寂寥的夕空，他暫時沈默着。我從灰色的透明中，看見鑲在他黧黑臉上的肌肉，迅速地聳動幾下，這時我發現他的瞳仁浸灣在晶潔的水裡，他是哭了；然而，他儘可能地仰平他的面頰，好不使盈滿的淚水從斜角溢出。我很能了解這憨直的青年農人矯傲的苦心；一個本質倔強的人，絕不願在他人面前露出弱者的性格的，也絕不願以眼淚代替訴說的，雖然如此，這個不說謊的人却向我說：

「可是，我有什麼權力非難這青年呢？我只有愛惜他像愛惜他的哥哥一樣。我爲了替他掩飾羞愧，我催促他趕快講下去。」

「不要想了，你隨便講吧。」我說。

「唔，唔，」他迷惑地應着。把衣襟掩了一下，隨後就坐在鋤草的木墩上。說道：「講，你們聽。」

他講了許多，大都是關於他嫂子被小鬼姦殺的事情，這件事，在發生不久以後，就有人傳達給我們了，可是現在經這青年如實地描畫了一番，我彷彿身臨其境似的，目覩了那可憐的女人慘死，看到

她狼狽地臥在殷紅的血泊裡。

他的述說帶着可怕的尾音，結束在黑夜中了。我抱緊脹悶的心坎，把頭深埋在陰森的空裡，聽着從四外傳來的，夜蟲的申訴。同時，我聽見我胸壁間的血流更澎湃地湧動着……漸漸又平靜下來，我什麼也不想了，我祇在盼望着我的朋友早些回來，我急於見他一面。

「這裡沒有姑娘了，連年輕的媳婦也沒有了！」

年青的農人從木墩上迂緩地站起來，這樣自言自語念着。然後他悄悄地走進屋子裡去。這時候，那不幸的老太婆的哭聲已經停止了。

這年青的農人熱好早晨剩下的小米粥，喊我們去吃，一張破舊的方桌放在土炕中央。桌上除了四隻碗和四双竹筷之外，還有一盞小油燈，以及一個生着很厚的黑鏽的小鐵罐，那裡面有很少的黑鹽粒。我們在鐵罐上。我們圍滿了這張小方桌，開始喝起粥來，粥非常稀薄而且混着一種濃重的霉氣。我卻不過那青年農人的推讓，終於把少量的黑鹽粒合在粥裡了。接着他說：

「你們的命真好！你們若是明天來呀，……你們就吃不到鹹的啦！」

聽了這樣的話，我很後悔不該把鹽放在自己的碗裡；我無意中剝奪了這一家可憐人的口糧，這件事，我覺得我做得過分殘忍了！

我和我的伙伴漸漸帶着驚奇的，感謝的眼色，勉強吃完這盛情的晚餐，然而我的胃在向我咒罵起來，擾亂起來。

這很難說明的氣味，不宜呼吸的茅屋，使我不能久留，於是我們走到門外去，那年青的農人也跟

出來了。

我們全部沈默着，就像靜化在這秋夜裡似的，一任那濕涼的風，從我們周圍掃來掃去。我們彷彿是在黑夜裏人絕少人跡的荒塚，讓恐怖奪去了說話的勇氣。一直沈默着，沈默着……

突然，女人的歌聲，在這死寂的夜空中盪漾起來。我根據那年青農人所說：「這裡沒有姑娘了，連年老的媳婦也沒有啦」的話，對這女人的歌聲，感着極大的驚疑。然而那離奇的歌，像駕着駿馬的車輪似的滾滾過來了：

靛鞞把，

三道彎，

日本兵，

上炕沿，

年青的娘們兒呀！

寧有地方躲；

半夜三更，

下井台。

這確是女人，而且這是年青的歌喉，年青的脚步，於是一個輕捷的黑影，在我們不遠的面前消逝，不久，又是一個黑影跟蹤前面的一個掠過去了。

「這是什麼？」靳春問，由於他的語聲，我知道他是駭怕了。

「妖精！」年青農人很嚴肅的回答。

我一旁不相信地輕笑着。

「你笑？」青年農人說，「你不信？……真的呀，這是我們村子裡的人妖……她住在井裡——」

「怎麼，她住在井裡？」靳春急性地追問着。

「可不，我怎能開爾們呢？……她是住在井裡，每天晚上，她必定讓她的當家的把她繫下井裡去，她坐在柳籠裡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她的當家的再把她繫上來，……你們沒有看見嗎？後面的那個，就是這人妖的當家的呀。」

「爲什麼她要這樣呢？」我問。

「爲什麼？」那青年農人像是呵斥我的糊塗似的說，「這就是這樣年月！我不是當你們說過嗎？這裡沒有姑娘了，連年青的媳婦也沒有啦！可是，只有一個，可是，她是人妖，她每夜，每夜住在井裡，……可憐的人妖啊。」

我以這青年農人悲頓的話語，對照那女人離奇的歌聲，我忖測那女人一定是遭到我朋友的妻的同樣的遭遇；不過，她僥倖，她沒有死，然而在這貞潔村婦的身上，刻下了殘暴骯髒的創傷，於是她瘋了，於是她被人稱爲人妖了。

我的伙計靳春提議一同去看看那下井的女人，却被青年農人制止了：

「不能，那很危險，若是讓她聽出生人的動靜來，她就要跳進水裡去。現在千萬別去驚動她呀，過一會兒我們去。」

我是等了——一個時辰。

橢圓的月亮，已經從遠山的樹頂爬上來了，由全黑乃至朦朧的秋夜，逐漸明朗起來，我看見那邊瀾如海，沉靜也如海的田野上，麥，穀，以及其他纏糊不辨的植物，在輕浮地搖盪着它們的頭腦。這些破敗的茅屋頹垣，在這凄冷的月光映射之下，使這小村莊加倍荒涼了。

那青年農人領着我們向東首走去，他在前面，等我們走到離他指給我們的那個井還有四五丈遠的時候，他便輕輕了脚步，那正像我童年捉捕蟋蟀時，跟着牠的鳴聲向前走一樣。

「別咳嗽！」

他轉過頭來，將兩手圈在嘴周，瘖啞地囑咐着。我們的動作，全部聽他一個人支配。我們的呼吸窒息了。當我們的脚拂過井周的荒草時，他用迅速的手勢讓我們停在那里。

我看見他小心翼翼地伏在井台的木樞上。他的頭頸探進井口，隨後我聽見一種空谷中的回音：

「二嫂，……我是丁武啊。」

「……」是女人的聲音，聽不清楚。

「是我，你別怕，我哥哥回來吧，他要看着你呢？」

「……」

「他來了，他就來了。」

他拔出頭頸，在他臉上露出緊張的歡悅。他担在木樞上的胳膊像拍動着的翅膀似的向我們飛來。我們仍舊不敢放重脚步走近井台。他又向那女人喊一聲：「他來了。」於是他站起來，把井口蓋着我們倆。當我們的身子還沒有俯下井口之前，他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耳語道：

「看一眼就躲開吧！千萬別出聲，別說話呀！」

我們顫顫點點頭。我們像一對淘氣的孩子，竊看可怕的把戲似的，縮頭縮腦地把頭頸探進井口。一股陰森的冷氣撲到我的臉上，我藉着俯射的月光，順着軌軌把絞放汲水繩的那一端正垂下的繩索，張大了眼睛向井底探望：寬闊的可以說是近於理想的看見柳籬中坐着一個女人，她彷彿仰起頭來向上看，然而我們的頭部反背着光亮，更難看得出我們的面孔。因此她喊叫起來：

「丁武！……」

我覺得我的背脊有人拉一下，接着我像做夢一般坐在井台上。那青年農人隨即補充了我的位置，他匆忙地回答道：

「二嫂，」

「啊！丁武你騙我說；你領了鬼來！」

「你別冤枉人，我們走了。」

當那青年農人慌張地抽出頭頸時，他的後腦誤觸在繩索上。

「你騙我！」女人狂叫起來，那種聲音有着不可形容的尖銳和戰慄，從那彷彿不能容納這種聲音的井底昇到空中：「鬼不能弄污我！我上天去了……」

安靜的井水，突然氾濫起來。

「糟了！」

青年農人失色地說，他一面慌忙地絞着繩索，一邊對我們說：

「你們倆把我沒下去，這要快，慢一點兒就沒死她了！」

我和新春管制着軋轆把，他站在柳籬上；慢慢地把他放下去，於是，不久，井水就更加氾濫起來。同時軋轆把的木架左右搖撼着。我的兩手也不自主地抖動着了。

「把我汲上去，用力！」

我們用所有的力氣，開始絞搖着軋轆把，每當往下絞搖時，我們就以胸脯推壓着手把，補助臂力的不足。因用力過度，我們的喉嚨和鼻息發出一種窒悶的吼音。軋轆把的全身關節，也咯吱咯吱，咯吱咯吱地亂響起來。我們只顧拚命絞搖着，終到什麼樣程度，我們全不知道，一直到那青年農人的頭頂從井口裏凸出來，我們才知道大功告成了。

「再用勁搖兩下！」青年農人叫着。

我不知道斬春是不是這樣，我實在沒有多餘的力氣了。我感到了莫大的危險，雖然我們已經用手臂和胸脯壓住了手把，可是我們再也不能將繩索絞上來一分，並且我們觸地的脚尖彷彿騰了空似的，漸漸地漸漸地懸起來了，手把向後一撥着我們……啊！這可怕的一瞬哪！我暗自怪叫起來，然而我繼續以全力跟尼運搏鬥，那簡直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不可言喻的大不幸似的。

這時候，青年農人的一手已經攀住井口木框的上緣，重量減輕了大半，因此我們的脚尖也着地了。繼續絞搖着手把，我覺得我的力氣還有許多富裕，可是絞搖將及半週，青年農人就爬出了井口，龐大的軋轆從井口當中浮動上來了，那裏面曲彎着一個長髮蓬亂的女人。

青年農人把她抱出來了，她彷彿是熟睡在他的臂彎裡那樣的安靜。我按撫着她濕淋淋的胸脯，它輕微而遲緩地起伏着，我驚怕到極度的心因此略微安穩了一點兒。我像安慰自己，又像安慰別人似的說道：

「她活着……」

「活着？」靳春很意外地重複一句。

「我們要把她送回家去，一塊兒給她當家的賠個不是就算啦。」

我們一切全聽從那青年農人的話。我和靳春就像一對請求赦免處分的罪人，低着頭，跟隨他身後，從一條狹曲的草徑向她家裏走去，我的眼睛始終不離開那女人的面孔，那如同一粒白色的海石，堅硬而圓潤，她的鼻孔擴張着，眉頭緊皺着，顯然的這是憤恨的露骨的表现，然而，她在恨誰呢？恨我們嗎？不是的，她是在恨那羣鬼，那羣沒有人性，沒有人心，只會姦殺搶掠的惡鬼！

「鬼不能姦污我，我上天去了……」

一路上，我的耳神經，儘被那悲涼的，尖銳而戰慄的聲音充塞着，牽繞着，它如勝利的高歌掀動了我週身的血液，光榮將我的罪戾浴去，將我一切的哀感浴去，我祇懷着滿腔的興奮，有如凱旋的戰士。光榮的犧牲者在我們的前面引導着。

她如皎潔的明朗的月亮照給我們一條去路。她和我們的路雖不相同，而目的却是相同的——我們至死不被惡鬼所屈服！所強姦！……

我敲着門，門開了，月光擁進去代替了燈火。一個中年農人挺立我們面前，他首先就看見了他的女人。他對青年農人問道：

「怎的了？丁武她死了嗎？」

沒有立刻回答，他抱歉地搖一搖頭，然後走進屋去，把她橫放在炕上。這時靳春在她原來靠着青

年農人懷裏的那隻手中，發現了一把小剪刀，而且在她的左腎腫和左項發現了兩處傷痕，血和水混合了。

「這不要緊，」中年農人漠不關心地說，「讓她把血流盡我就得到解脫啦！可是，丁武，她究竟怎的了。」

於是青年農人將適才經過的情形毫不掩飾地講給他聽，到末了中年農人責備他道：

「丁武，你做錯啦！你不應把她撈上來；我被累垮了，你說我要這樣一個瘋瘋癲癲的廢人幹麼？……我盼望她死，她死，我甚麼牽掛全沒有啦，……我幹我的去！」

「你別忘了從前的恩情啊！」青年農人說。

「恩情？」他冷笑着，「我不忘有什麼用呢？」他想了想又說：「她還是死了好，……我想個辦法，報答報答她的恩……情……」

那中年農人突然嗚咽起來，他抱住女人無所顧忌地哭着，正像個死了母親的孩子。

我們被那種透骨的悲憤迫出門去。

我思索着，漫無頭緒地思慮着這可惡下等的世界……

半夜，我的朋友果然歸來了。我把帶來的消息、計劃和責任全交給他。在一早四點鐘，我和我的伙計們趕着離開了鄉村。

三天之後的曉間，我的朋友秘密地打發她的弟弟來找我。我們踏着秋天落日，步出車站以外的野地上，他無意識地玩着拔了的野草，同時小聲地對我說：

「……兵車全列出軌了，你是比我們先知道的。這次我們得到更多的武器和洋馬，還有很多用木

盒裝的飯，可惜他媽的太腥氣，我們不能吃！……現在我哥哥已經趕回原防地，全隊都平安，——這回只死了兩個，受傷的有五個，都很輕。——不過，我們村子又遭了一次大劫；他們拿這村子解了恨，房子全讓大炮轟平了，人死了不少，再有那個叫做女妖的娘們兒，她在這次劫數裏，被陷落在井裏活葬了，啊！這真是再怪沒有的事情……」

「她的當家的呢？」

「不知道。」

「你沒有找他嗎？」

「找過，在我們的村子裏已經找不到一個活人！」

「你，你媽媽？……」

「也不知道，我想，她不會再活在人間了，我找遍了死屍，整的或碎的裡面全沒有她，末了我從一堆亂草裡找出一隻鞋子，那鞋子她一共穿了五年……啊，五年多了！現在她們倆分了家！」

現在我想起那青年農人的話，想起了我自己，生我的故鄉，養育我二十五年，一旦也分了家！我被迫到祖國來，過了一個春天，又來了一個春天，這鳥語花香的柔媚的春天，使我懷念着故鄉的風沙，使我懷念着四年以前旅行過的荒村，那荒村已經變為荒塚了！

殘廢人

從秋林洋行筆直向東去，是一條又寬又長的大街。我第一次走那遼街的時候，是我旅居哈爾濱四個月以後。那時候正當哈爾濱大水災來了，一個夏末的浸早，我就帶着矇矓的眼睛，被醜惡的狂瀉裏連呼嘯與騷擾的旋律中，從道外一氣沖上南崗，那個崗，哈爾濱的人都叫它「天堂」。

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條街，就是屬於南崗上最長的一條街了。當我第一次走到那遼街的時候，我真想拖長了身子，舒展地，隨便粘在哪一個牆角下，讓清風把我的醜態的積聚吹散，我的確太醜態了，四個月頭，整整是埋葬在都市的垃圾堆裡，重濁壓迫着我，一點最尊貴的青春之血，幾乎被那鬼榨取殆盡了，我的臉，永遠是焦黃的，精神，也混沌不清。

我愛那條街，彷彿是一個癡情的窮小子，看中了一位高貴而美貌的小姐。我一切都不管，我絕不想，自己可有那種資格否？我是躓着心，要裝一個硬漢，我認爲那是一個百年不遇的機會到了，於是，以我收入的三分之一，在那條大街盡東頭租了一間小房子。轉眼之間，生活就變了，變到怎樣程度呢？一時也說不出，祇是覺得眼前換了個明淨而開朗的天空，又像是換了個世界，風也是香的。

這樣，一次災難，反倒給了我夢也未曾夢到的幸福。

但同時我又感到苦惱了；我發覺這裡的景色與人物全像一面傲岸的岩壁，不可攀撫。我簡直變成

一個迷失了路途的孩子，到處碰到歧視和冷淡。寬寬的街顯得我非常渺小，兩旁茂盛而修整的白楊樹，顯得我非常慌憊。靜穆的周圍，反而把我的思潮推進細層而喧囂的旋床間。我在嫉妒中迸出個困難堪的心情。於是，我發誓要離開那塊絕地，還是回到『地獄』裏去吧！天堂，天堂對於我是過分地不相宜了！

但那個可惡的狂流，早就打定了主意，要在那兒長期的霸佔下去，因此，我也祇好懷着憂鬱，過着閉心的日子。

如果不是這荒涼或寒風的日子，每天我就得從那條街走個來回的。當我早晨走出來，照例地，第一個先遇着那個給食肉膏塗麵包的俄國白鬍子老頭兒，他趕着一匹獨眼老馬拉輛好像小木箱似的車子，喀噠，喀噠地迎面跑過。隨後，一個母熊一樣的俄國婦人，提着牛奶罐罐調地走來了，不多久，那個怪可愛的俄國小姑娘也提個較小的牛奶罐出現。隔些時候，我已走到秋林洋行的拐角，該向北走了。

晚上呢，也照例地碰到幾個每天必見的人；一個是瘋人院的老醫師，另外是一對好像用刀都劈不開的高鼻碧眼的情侶——也許是夫婦倆；可是那種親密的樣法，總不會使我相信——穿着挺漂亮的夜會服，差不多要離我還有一半里來地的光景，就和他相遇。還有就是那位正派的牧師，不過一碰見他的時候，那所常盛暑也感到陰冷的俄羅斯的墓地的綠色小燈，已經都像燐火似的睜開了眼睛。於是，我就知道：一定是又遲回來了二十幾分鐘的。

由於它的傲岸，和我的嫉妒，漸漸地我討厭那條街了，崇高的教堂，陰冷的墓地，和一個個自做高貴的鬼臉，全成了我嘔吐出來的東西。有時候我用鉛筆向粉白的牆上發洩憤恨，並且特意地把鞋底

上的淤泥留在士敏土磚鋪成的人行道上；並且我滾落了嬌綠的樹葉兒散擲在道上。一次在我回家的更晚的途上，我想用石頭擊碎那教堂圓頂上藍色的花紋玻璃，我前後查看一下並沒有人走來，於是，我在樹幹底下尋拾了一塊較大的石頭，我壓制着快要突出的心顫，粗獷地拋出去了。

「噫，都拉克！」

這罵聲猶如一個不見閃電的空雷。於是，石頭好像放在沒有彈性的彈弓上的彈子，鬆而無力地從手裡滑出去了。當我力持鎮靜的刹那，我回頭看見一個短小的人影緊貼在教堂的門前，我藉着從遠處斜射過來的路燈光，看見那人的一雙炯炯的眼球，遮在打鳥帽下發亮。他是什麼樣一個人呢？我開始踟躕的時候，那樣猜想著。

「尼古拉的子孫吧？媽的，上帝的奴才！」

我輕聲地咒罵着他。走的很遠了。

第二天回來的時候比較昨天早一些。就在那教堂的門前，我又看見了所謂短小的人影，不錯，他正是一個尼古拉的子孫，上帝的奴才。他是怪可憐的，孤獨地坐在台階上，脊樑靠着教堂門旁的牆壁，在他的膀間，無論如何，我也找不出他的兩條腿。這是一個殘廢的窮人；然而，他為什麼也是傲岸而不可接近呢？呃，上帝的奴才！

彷彿平日我都沒有注意到這，不是嗎，今天在我走過的牆壁下，角落裏，我竟發現了好幾個類似「上帝的奴才」的模型，有缺腳的猶太人；有盲目的吉甫賽；有斷了雙臂的俄羅斯老人；還有一個斷了一隻腿的中國漢子，他好像在瘋人院的矮柵欄下面扎了根。他們的模樣全是一樣的傲岸而不可接近的。

除了尼古拉的子孫而外，我在中國人乞討者當中，真還一次也沒有見過類似那個漢子的人呢，一個中國人要落到乞討的地步，都是用盡了卑賤，才能換得一飽；但那漢子却搔著肚皮擺開大人先生的架子，我想他不是一個十足的傻瓜，起碼才缺一條心眼兒吧？

把我騙下來的銅子兒丟給他，大概不下二十次以上了。

他雖然認識我，可是一直到我丟給他銅子的最後一次，自始至終他未曾向我有一點兒感謝的表示。我清清楚楚地記得，有幾次我把銅子兒丟在他的身旁，他竟毫不關心似的，讓它冷淡地躺在那兒。我走得遠了幾次扭轉過頭，看他不會把它拾起來，他反而好像跟我生了氣。

因為這，我費過很大的思索。各種不同的理解和想像，在我的腦袋裡翻滾着……翻滾了許多時日，我也沒有想得通，那漢子何以有那樣怪性的由來。我爲他而苦惱着、悶氣、失眠，而且把精神弄的總是不大爽快。

然而，他時而引逗着我的好奇心。他彷彿是一個最神秘的繩結，百思而不可解地使我疲乏萬分之後，又能突然興奮起來。不錯，當那奇蹟一來引逗我，我就很想做一個奇蹟的探險家了。

好追求一個殘廢者所以殘廢的原因，可以說是我的唯一的怪癖。你知道，從一個殘廢人的生活裏，真能够寫一部慘痛的故事而有餘。尤其是一個殘廢了的窮人，在他生命的過去和未來，就如同行將殘廢的時代一樣，悲哀，憤怒，不斷地向他潮湧着，拍擊着，再不容他有一釘點兒的幸福的幻想。他是被安置在決堤的道路上，眼睜睜地看那沖來的洪流，一寸，一寸地把自己的生命淹沒——他是世界上最不幸的！

好幾次我想跟他談話，可惜我那一點兒牙齒的勇氣，都被他那不可捉摸的傲岸與悲憤槓住了。於

是，我好像遇了難的探險家，在尚未發現的奇蹟上，浮出一層失望的雲翳。

但那奇蹟並沒有從我的記憶裡悄悄馳去。它是被我鎖住了。

一天晌午，我同友人鄧君去拜訪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從家走出來，離瘋人院還有兩鋪街之隔，我們就聽見有種很大的咆哮聲音阻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迎着那咆哮趕緊地向前推進，再走過一鋪街的時候，那聲音就很清楚的鑽到我們的耳裡：

「……小鼻子兇賤！兇賤！……死斷氣的中國人。他還要刺三刀！……我說兄弟們哪，你們到過嗎？……伯力，伯力，好，那兒真好！……大鼻子跟小鼻子……」

當我走到瘋人院的門前，那陣停下來了的咆哮忽然又響了：

「呸！站住——」

我們當真站住了。（恰巧站在那殘廢人的身旁。）從瘋人院正門向右數第二個開着的大窗子的鐵欄桿裡伸出來一個滿臉鬚髮的頭顱，他的兩隻手舉過了頭頂，好像很吃力的握着欄桿。大的汗珠在他的額前懸掛着。他的脖子更往前伸長一點兒，繼續的咆哮是從博愛的意思裡瀉出來的：

「好啦，兄弟們……你們周濟周濟他吧……聽着沒有？……小鼻子是專害中國人的，大鼻子好，可是又離頭太遠啦……有力量使不上。兄弟，你們怎樣？我已經給過他十個盧布……呸！聽着沒有？……你們身旁那個人。」

我無意看了「身旁那個人」一眼。呃，謝天！他爲什麼笑了呢？我要問他：「你還會笑嗎？」但沒有。鄧君說：

「這一個瘋子，你說他受了什麼刺激？……看樣子有四十幾歲了。」

「很難說」，我說，「不過，這個人八成是到過蘇聯，也許就是一個「跑老客」的。」（註——中國與蘇聯邊境毗連處，常有中國投機小商人負着茶，鹽，米……等等蘇聯所缺乏的貨品，秘密潛入俄境市場中換錢或換貨品，獲利很大。現在因為蘇聯各種生產物已超過自需，此類小商人也就沒有了。）

「呃，你猜錯了罷，先生，」那殘廢人笑着他的眼睛向我說，「他是一個純粹的工人，這是他自己講的，他住在俄國是有六七年。兩年前，他忽然想要回中國看看他的父母，他就偷着從伯力跑回他的老家——他的家在吉林，阿什河——可巧不久東三省就失了。當日本兵進阿什河的時候，他的父母全被殺死了！以後他自己就逃難，逃到哈爾濱來，……以後就變成現在這樣一個人」。他輕輕地咳嗽了一聲，接着又說：「先生，這個人，將來恐怕是跟我一樣不中用了！……他瘋的太厲害了，譬如：他並沒有給過我十個盧布；但是他天天要那麼瞎噉……真是……但是，他是我的很相知的一個朋友呢。」

對於他給我講的那個簡單的故事，我沒有多大的感動，也沒有多大注意。而被感動和注意的却是殘廢人給我的優厚的婉言與微笑。我覺得非常蹊蹺，他爲什麼竟突然變成這個樣子呢？

這是一個機會，探險的機會到了。可是約會的時間已經非常迫促，我不能不惋惜地向他說一聲：

「再會！」

當天晚上回來，他反來向我打招呼：

「回來啦，先生。」

「先生在什麼地方「恭喜」呀？」

「江北××路……」

「呃，就是松浦鎮嗎？車站？」

「對啦，就是那兒……」我含混地答。

「不錯啦，前年春天，在那兒發生那次兇險的戰爭，先生當然還記得吧？」

「當然，當然，那是最詳細的，最難從我記憶裏忘去的事情……呃，已經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他的聲調忽然低沉下去，「好像是昨天……先生，戰壕還有嗎？那個被砲轟炸了的工廠沒有重修嗎？」

「戰壕，早就填平了，工廠，也早就修好，而且有許多日本人在那裏上工了……」

「呃，全變了！」他困惑地說，「事情好像是昨天才發生的，你也不有這樣感覺嗎，先生？」

「沒有什麼兩樣；當我一閉上眼的時候，那些勇敢殺敵的士兵同胞們，那些猛烈的砲火，那些抱頭鼠竄的日本兵，那些……猶如電影一樣映現在目前……雖然，事隔兩年了。」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情況之下，人們都殘廢了！並且我也是，先生……殘廢了！」

「那是怎回勾當？」

「很簡單，很慚愧，好像我會愛過一次國？兩年前，我把我的左腿丟在松浦了！」

於是，他開始自動地向我述說——他是一個兵，資格很老的兵。中俄戰時，他在東綫打前敵，雖然是終朝每日在飛機重砲下應戰；但他，以及他的伙伴們受傷的很少。他說俄國人做的炸彈，好像是專預備嚇人的；很大的砲彈，轟的一聲落在眼前，接着炸開的原是一堆花花綠綠的紙片飛起來，幾乎

埋沒了他們。「朋友，不要打啦！我們之間沒有仇恨，我們是直接懲罰你們不說理的政府的。」那紙片上全是像這樣的意思，不過，很多，很多，他說他已經全記不清了。

「但是，」我說，「你們當真不打啦嗎？」

「哪裏，一直打下去，一直全被虜到海參崴去了！」

「呃，被俘虜去了！危險得很！」

「先生，你全想錯呢……」

「怎麼？難倒說不危險？」

「一點兒也不錯，在海參崴一共住了二十三天，那真算是我半生中最幸福，最不能忘記的日子：

我後悔也來不及了！」

他懊悔地嘆了口氣。精神更加興奮地講下去：

「我不該回來，一百個不該回來！那時，人家好像父母一樣的慈祥挽留我們，一個上了年紀的俄

國軍官向我們說：「你們如果覺得這裏不錯，如果願意留在這裏，行，無論當兵，作工，都是一律待

遇。你們不要懷疑，這裏也有很多的中國人，你們盡管探聽探聽他們，這裏是不是糟糕的……如果你們還是回你們的祖國呢，行，馬上每人發給三十塊錢，護送你們出境。……」

「你住下了嗎？」我問：「方才你說的，我聽好像是一個夢。」

「夢：真是一場好夢，但是叫我自己弄破壞！如今，我祇能羨慕那些沒有回來的伙伴們，我恨我

自己；殘廢！殘廢是應該的……」

「你知道，你是比什麼都光榮的嗎？……爲國而犧牲。」

「先生，這話我老早就聽膩了，什麼叫做光榮？爲國犧牲呢？就是這個樣子嗎？」他突然用拳頭猛擊了下殘廢的腿，「使我不敢相信！」

接着他繼續說，他從海參崴平安回國之後，仍舊過他那大兵生活。不久，他對於自己的生活開始厭倦。於是，他就到哈爾濱來當了碼頭工人。在日軍還沒有攻進哈爾濱的時候——正在東鐵南部線緊門對峙中——他認爲一個不折不扣的抗敵救國的機會來了，於是，他又投軍等待效命疆場，但當日軍進佔距哈爾濱南僅有十幾里地，而前方的朋友們正在拚命抵抗並且待援的時候，他們的最高長官却忽然發了退却的命令，連夜退到江北松浦鎮——松浦總站，又連夜搶了許多火車一直莫名其妙地開到呼蘭。第二天日本飛機來了，他們的長官認爲那還不是安全之地，於是又炸了呼蘭橋，向北退，一直退到離哈爾濱四百多里以外的海倫城。但是，他並沒有退走，他們的一營留守呼蘭負責堵截過河的日本兵。

「愚笨得很！」他說：「人家佔領松浦之後，並沒有馬上過河；可是人家把兵用火輪載到下江巴彥上了岸，輕輕一舉就截住我們的歸路了。自然，我們也就立刻失去聯絡，我們感到兩面夾攻的危機，於是，就放棄了呼蘭城，偷偷摸摸地散佈在四鄉……」

「那末，那次攻擊松浦，可是你們？」

「不錯的，而且我們秘密把殘留哈爾濱附近各縣的官兵都聯絡好，在那一天同時起事；可是一直到我們用三小時的血戰，犧牲七十多個朋友，把大批的日軍打的落花流水。乾乾淨淨一個不剩，還是不見他們有什麼動靜。這樣，我們很單薄的隊伍，自然不能攻過松花江收復哈爾濱，我們不得不把那偉大的計劃打消。而且，先生，你知道，松浦鎮是不適於防守的，於是，我們又不得不把用血，用生

命，奪回來的地方拋掉，仍舊撤回到四鄉去……」

「但後來呢？」

「我全不知道了，因爲在那裏他們把我的腿治好之後——雖然治好，但是，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就帶着一條腿潛回哈爾濱來。……先生，就是現在這個地方。」他傷感地用手掌向地上拍了一下，「快兩年了！」

「我的光榮……嗨……光榮？……」他好像懷疑似的，搖一搖頭繼續說：「光榮換來了永遠不能休息的恥辱！……先生，惟獨你，你好像瞭解我似的，你能憐憫我這一個殘廢無用的人。」

最後一句話好像他劈了我一下無情的耳光，而頰突然似烈火一般燃燒起來了。我只是嚇嚇地答道：

「朋友，你爲什麼要這樣說？……」

「先生，祇你這一句話，我什麼都滿足了。」他的臉兒仰高些，「我錯了，我恨我從前不該那樣對你，」他又把頭深深地垂下去，說：「先生，不要見我的怪吧。」

其實我那裏曾經罪過他呢，我祇是懷疑着他：爲什麼要那樣做呢？

然而，現在，他很明白的告訴我。

同時，我明白，拿金錢給一個對於生活失望的人，並不是一種佈施。

從那以後，我對於那已經被我討厭的大街，又恢復了最初的感情。殘廢人也不像從前那末做聲了，每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他總是笑着說：

「先生，下班啦，……忙嗎？」

而且他也時常向我掛靛：

「……這一個世界，年青而十全的人應當負責的。」

偶爾，我也把零角錢票放在他的懷裏，當時，他和我具有同樣難爲情的樣子。這年冬天的冷，非常奇特。我在報紙上發現一段昨夜凍斃崗警的新聞。

就是這一天晚上，那個殘廢人不見了！而且永遠也不見了！

我努力打碎我兇惡的幻想。我爲他無盡期地祝福着……

考索夫的髮

人們問考索夫：

「你是那一國人？」

考索夫一時總是回答不出來，他不是害臊地紅一紅臉兒，就是憤懣地搖一搖頭。

其實，誰不知道考索夫是那一國人呢？從他的鼻子上，從他的眼睛上，從他的頭髮上，從他的……都十分顯然地說明了那是某種和某種血液的媾和。然而，人們爲什麼徧要明知故問，惹他害臊和憤懣呢？也許人們正是需要他那樣——需要他那樣不平淡的表情，加強了他的美點，來飽一飽眼福。

最多也不過是飽一飽眼福罷了，對那一個孩子，而且是一個男孩子，誰也不會有什麼過奢的企圖吧。

可是考索夫却誤會了，他誤會的不是人們對他的過奢的企圖，——自然考索夫還沒有到瞭解這個的年齡——他認爲人們是有意地拿他取開心，他認爲這是他的奇恥大辱。

從恥辱裡生長出來的憤恨，大部份是發洩在他母親的身上。

「你說，你爲什麼要嫁中國人？」考索夫說的是俄國話：「你這個不害羞的老婆！」

「我愛你的爸爸呀……」

他母親的回答，從來是這樣簡單，使考索夫不得要領。於是，以後他就再不那樣指問了。——他把憤恨搬到他的頭髮上。

固然，他對於自己的眼睛也有些不大滿意的地方；但它總不如頭髮那樣顯眼，於是，他把黑色的，稍有鬢曲的分髮剃光了它，然而，他想避免的恥辱，並沒有減輕一點兒。

我和考索夫住得很近，他的家只和我家隔一道門，在個人友情上講，我們還算不錯的朋友。他常常拿來他母親燒的俄國菜給我吃，我呢，常常揀中國歷史最光榮的節目——有時候就講到演義上去——給他聽，雖然，有許多故事，使他讚歎不置，可是，一轉身，他還是輕視中國人的。

第一個被他輕視的，就是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個頂老實的木匠，沒有學問，也不會乾淨，說起話來，總是憨聲憨氣地，多音階的俄國話，從他口裡說出也不見得婉轉流利呢。歸總以上一切，考索夫送他父親一個綽號，非常簡單的一個綽號，是叫做「豬」。

不是背後，就是當着面，而且當着許多人面的時候，他也敢用俄國話罵着他的父親：

「豬，中國豬呵！」

我看見過好幾次，當考索夫那樣辱罵他父親的時候，這一個老實的木匠總是點兩下子頭，微微一笑便算完事。——也許他有很大的痛楚在別處潛藏着，使我看不出來。——有時，倒是他母親垂瞪考索夫兩眼，那末，他就連他母親一塊兒捎帶上：

「呸，你這個不怕羞的老婆！」

除他父親，除了我之外，他很少跟其他中國人接觸。那個老實的木匠，雖然也給兒子報入了中國籍，考索夫却不承認，他拒絕了楊繼先這個姓名，同時，他也拒絕進中國學校。他當我說，中國學校

是豬圈，學生便是豬仔，他嘲笑著說：

「你想，豬仔教育大了，該是什麼呢？」

還用想嗎，當然跟老實的木匠他的父親一樣。他恐怕長大了像他的父親，於是他才考入附近的一個俄國教堂學校。

不知道因為什麼，自從他進俄國教堂學校之後，他逐漸地跟我疎遠起來。他時常領着許多同學到家裡來玩。有時，他把他們介紹給我，但是，他們和考索夫好像故意跟我開玩笑似的，用我一句也聽不懂的俄國話來和我交談，當我漲紅了臉無可對答的時候，他們便拍着手，哄然一笑，連鑽帶跳地跑開了。我彷彿是一個害羞的模特兒站在原處，好像幾分鐘都不動一動。

「豬，中國豬呵！」

我似乎聽到這樣的辱罵，而且這辱罵，永久在我的耳邊響着，也永久扎根在我的記憶裡。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日本兵佔領了哈爾濱。旅居哈爾濱的沙皇臣僕們便趁機活躍起來了，他們集合老老少少組織歡迎隊，在大街上示威遊行，他們高呼「日本皇軍萬歲」的時候，就捎帶喊出「俄羅斯精神不死」的字樣。其中有許多女人，大概是省下一杯「沃斗克」的酒資，到花店裡買一朵廉價鮮花，她們爭先恐後地把那朵花插在寬刀大馬的皇軍的胸扣上，這種興奮，也就同喝了一杯「沃斗克」似的，使她白嫩的臉兒紅得更叫人愛看。

在每次示威遊行的隊伍裡，都有考索夫歡笑的影子。

不知道因為什麼，自從皇軍佔領哈爾濱之後，他又逐漸地跟那個俄國教堂學校疎遠起來。跟我呢，自然加倍疎遠了。

然而，那時我還不明白什麼道理呢。

可是，考索夫的家裏新添了一批從前所討厭的黃種客人，這些客人，除了兩腿微曲，填胸脯，眉毛濃粗，幾點特徵而外，其餘什麼地方全跟中國人一樣，就連頭髮也是黑色的。惟獨言語是有很大的差別：從窗子裡流出來的諺話的尾音，單單一個「內」字，比從跑着的馬的肛門裡顯顯出來的屎還多，而且是那樣響亮。

好像就從那時起吧，黑色的頭髮，從考索夫的禿頭上長起來了，彷彿草原上飽飲春雨的小草。也是從那時起吧，再沒有一個大膽的中國人敢問考索夫：

「你是那一國人呢？」

絕對沒有人敢問了，現在雖然黑色的頭髮襯在考索夫潔白的臉蛋兒上比從前更加俊俏，簡直像一位美好的姑娘。

也許是當他寂寞的時候，他還是過來找我同他談天；但是他不再要求我給他講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節日了。他反倒向我宣說日本民族性如何偉大，如何令人敬仰，——他以侵略者的爪牙，代表日本整個民族性，不是敬仰，而是污辱呢——他並不管我怎樣討厭他，他是要講個夠的。記得有一次，我用這樣一句話，打斷他的辯叨：

「爲什麼又留了髮？」

他先向我訕笑了半天，然後才說：

「傻孩子，你爲什麼不快入日本國籍呢？」

這是所答非所問哪，當時我還是這樣想哩。

秋深了，

我的庭院裡一株唯一的大垂柳，厚長而油光的葉子漸漸黃了，落了。

一到傍晚，我愛坐在大垂柳下的一條長靠椅上，仰着臉凝視瀾朗的星空，秘密地發掘着難解的事理。

近一個月以來，每天這時候一定有一種類似激流撞在岩石上發出的清脆而急喘的女人笑聲從四樓上滾落下來。有時，也常有液體的東西，從四樓窗口摔到草地上，隨後就是突然高起的狂妄而輝煌的男人的賦笑，同草地嘩嘩放散出的酒氣騰發起來。

這是殖民地的主人，正從殖民地的婦女身上享受着他的特權呢。

今天，四樓上格外肅靜。那些有特權的主人們，大概是因爲天氣不好沒有光臨。於是，這庭院裡也就格外冷清了。

吹着濕涼的西北風，柳梢輕微的彈力由我面前掃過。像要有雨落下來，濃厚的黑雲掩住了遠處高處的星星。

我把夾衣的領子紧了起來，我的頭部幾乎全部埋在領子裡面。一會兒比一會兒撒野的風，扯着我的長髮。

一個人由我面前跑過去，背影的高度很像考索夫。果然考索夫的房門響了。可是，這響聲是異乎尋常的。

「砰！……砰！……」

房門上的玻璃因震盪而吵鬧着。同時，人也吵鬧着，那確是考索夫的聲音：

「開門哪……開門！」

我很奇怪，考索夫怎麼竟又說中國話。他是發瘋了嗎？不是，他是在生氣，聲音和舉動都十分暴躁。

門開了，燈光下送出一個瘦長的人影，他就是那個老實的木匠。我看得非常真切：考索夫一下就撲到他父親的懷裡，縱聲大哭起來。他母親跑過來關上了門。

這簡直都是奇蹟啊！我駭怕的自語着。可不是嗎？天曉得！一個一輩子瞧不起他老子的考索夫，今天下晚偷偷就抱着他討厭的爸爸，訴起委屈來。爲什麼呢？我想不出其中緣由。我離開長靠椅，悄悄地走到考索夫的房門外。竊聽着裡面的對話。

考索夫喊着：

「先解開我的胳膊！」

「怎麼回事兒？」老實的木匠戰戰兢兢地問：「怎麼回事兒？……這還緊的是死扣……喂，剪子，剪子！」

「倒快呀，我的身上還有傷！」

剪子的聲音。母親問：

「身上？在什麼地方？你說！」

老實的木匠也問：

「在什麼地方呵？……倒是怎麼回事兒呢？」

夾大衣的領子，從我耳端推開，耳朵想盡量貼在玻璃上，預備聽考索夫的回答。這時候，我真敲碎門上的玻璃，扯開那張布帘，看看這緊張的一幕。

真急死人，考索夫連哼都不哼一聲。我一邊搓着腳，一邊想追問着：

「你倒快說呀！你倒快說呀！」

話雖然悶在肚子裡，我的腦子却發騰了，然而，並沒有喊叫出來。

現在房子裡很安靜。沒有一點兒聲音，我祇能聽得出自己急促的呼吸，還有簡單的風聲。

考索夫犯了什麼罪呢？綁上胳膊，身上還有傷，那樣狼狽地跑回家來，無疑地，是被人拿他當漢奸懲罰了，因為，除此而外，「新國」和皇軍都是他新結識的好友，絕不會那樣苛待他的。

然而，傷在什麼地方呢？很重嗎！我對於這個盲目的好孩子，可憐的懷念着。

風緊緊地包圍着我，大的雨點打在脖頸上，像由房頂垂懸着的冰柱融化下來的水滴，這種刺戟使我的心打着寒戰，全身癢癢成一團。

我的大衣和頭髮被雨打濕了。

裏邊還是照樣地沉默着。

於是，我失望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第二天一早，考索夫的母親跑到我的房子裏來。她告訴我，她的兒子病了。並且馬上叫我過去，這是她兒子的意思。

本來我正想探聽一下昨晚的事情。現在，考索夫自動地請我，我馬上就過去了。

他側臥在床上，眼睛微合着，原來兩頰天然的紅印，已經褪成淡粉色了。他似乎是睡着了。他的母親輕捷地走進兒子的床前，俯下身子用俄語小聲說：

「親愛的，你要的朋友來了！」

考索夫淨閉了眼睛，紅的綠紋，滿織在白眼球上。他彷彿病在絕望時，得見遠方來的親人一樣，緊緊的握住我的手，而且放在他的胸脯上，然後他說：

「你坐下……我的好友。」

我坐在靠床的一張椅子上。我們的手沒有鬆開。他的手熱度很高，我以為是高熱支使他和我說胡話。我心想，他這話完全是不必要的，我毫無感情地瞠着他。他又重複一句說：

「我的好友……我的好友……」

他好像故意逗弄我，緊張的聽覺，已經兩次被他中斷的話語打沉下去，我着急，我不安心，終於向他反問：

「是的，你說……爲什麼很快就病成這樣？」

「多末意外呀！好友！」

「快些告訴我！」

「等我想想，」考索夫閉上眼睛，淚水浸潤着長睫毛。他的手越發握緊些。說：「對了，第一，應當取消以前我向你說的話。……」

「什麼話？」

「現在，我要高聲的喊，日本人是世界上頂骯髒的東西！」

「傻孩子，」我以嘲笑的口吻說。因為我聽完考索夫的話，就明瞭他是吃了「令人敬仰」的民族之虧了。「你是發昏了嗎？我正要入日本籍呢！」

「不能！」他認真地阻攔我，「我的好友，你絕對不能！」

「可以的。」

「不能！你是很好的中國人，你不能骯髒了！」

「可是，我問你，你究竟算是那一國人呢？」

考索夫的兩頰立刻恢復病前時的鮮紅，就像小瘋子似的抓搔着頭髮叫道：

「媽，媽媽！剪子拿來……給我剪掉這些頭髮呀！」

他遭了什麼樣的意外呢？動不動又要剪掉他的黑髮，他的黑髮大概留有八個月了。

考索夫真瘋了，當他母親拒絕給他剪的時候，他就用勁撕扯着頭髮；一縷一縷地掉下來，飛落到被褥上和地板上。

趁着他發瘋的當兒，我悄悄地溜了出來，假如我再多待一會兒，我也要被悶得發瘋了。

他的病和傷始終使我懷疑着……

到晚上，他變成好人一樣到我家裏來。果然他的頭髮又剪光了。

「病好了嗎？」我說。

「好啦，本來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病呢。」

「可是，爲什麼又把髮剪了呢？有誰侮辱你嗎？」

「不是的，」他忸怩地說：「這怎麼辦呢？父親——我第一次聽着他這稱呼。——一清早出去

，到現在還不見回來！」

「到那兒去啦？」

「日本憲兵隊。」

「是抓去的？」

「不，不，他自己去的，到那要告幾個日本人！」

「這不是自投虎穴嗎？……究竟爲什麼呢？」

「我……也不大清楚，事情一定很嚴重吧。」

考索夫一點兒也不坦白，現在半吞半吐地跟我來撒謊，我實在討厭他。我向他說，我有事，於是披上衣服就走了。隨後他也跟出來。

又過三四天了。四樓上的顧客——殖民地的主人，和考索夫所敬仰的好友們，全沒有半臨。

而考索夫的父親，那個老實的木匠呢，也終於沒有回家來。

直到半月以後，我從那裏搬走時，那個老實的木匠還沒有回來的消息。

第二年春末，我被「新國」的總管「請」到他們的領事館去，蒙他們給我加以「叛國」的罪名，然而我並沒遵命領受，據說調查屬實之後，就要用「暫時懲治叛徒法」第一條第二款辦我的。那末在沒有屬實之前呢，除了嘗試他們拷刑的新花樣不計外，還得照例蹲牢監。一位偽善的刑事很抱歉似地對我說：

「對不起，委屈幾天吧，這是法律。」

當我被推進陰濕發霉的地下室監時，我在一個監房的門前所懸掛的犯人名牌上發現楊繼先這個名

字。以後我打聽同監「滿籍」難友，我就知道，被他們稱爲「兩合水」的楊繼先也就是半年來不會見面的考索夫。於是我問這位「滿籍」難友：

「這個人犯的什麼罪，你知道嗎？」

「殺人罪！」他說，「殺了兩個日本人。這裏一個日本看守對我們說，他是從俄國派來的刺客

……」
「那末被害的兩個日本人是很大的官了？」

「你在外面沒有聽說？」

「沒有！」

「我也不知道呢，對於這件事，他們是嚴守秘密的。」

我是非常想知道這個秘密，只是沒有機會跟考索夫見面。我心想，像姑娘一樣的考索夫怎麼能夠殺人呢？而且殺的是日本人！

恰巧有一天，因爲考索夫跟同監日本犯人打架，他被搬到我這監號裏。於是我們談話的機會就來了。

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像把小甜子似的，把我手骨節握的生疼，我想不到考索夫有這末大的力氣。他含着眼淚，好像責備我似的說：

「你怎麼也跑到這死地方來？」

「沒有辦法呀，」我隨便回答着，然後就問他：

「那末你呢？我聽說，你殺了兩個日本人？真的嗎？」

「殺了。」

「是誰？」

「大概你都認得，一個是四樓上的煙客佐佐木，一個是常到我家去的山崎。……還有呢，那幾個小子不該死逃掉了。」

「呃，你怎麼胡殺起來？」

「一點也不！他們四五個人污辱了我……輪姦了我！……就是那一天晚上啊！」

「是了，那天晚上考索夫被綁着胳膊，很狼狽地跑回家來，我曾竊聽他喊着：『我的身上還有傷！』那傷，就一定是污辱的創痛了。」

接着我問：

「可是，你的父親，幾時才出來的？」

「出來？咳，別提啦，我連屍首都沒領着……」

「他死在憲兵隊裏？」

「可不！父親是爲我死的呀！他若不去告發那幾個日本人，他能老老實實地活一輩子……父親是爲我死的呀！可是，我也是爲父親而死的：我的仇報完了！」

考索夫講到生命絕望的時候，使我很傷心。我想起老實的木匠的面貌，眼淚就止不住了。

獄裏的天氣暴熱起來了。

現在生命絕望的考索夫還活着。

一個晌午，犯人給犯人剪髮，我自然歡迎剪的，因為牠早就又長，又臭，又熱了。可是臨到考索夫的班時，他拒絕：

「我不要剪！」

日本看守用刀敲他的腦袋，並且由監房的小門把他硬拖出去。他仍然頑強地拒絕着：

「我不要剪！我不要剪！」

終於給剪了。禿的頭皮上出現幾個大紫瘡痕。還有好幾條破皮的地方，正往外滲着血，那人大概是推刀夾破的。

事後我向他說：

「何苦吃眼前虧呢？……剪就剪下去，不正求之不得？」

「我要留着它，」考索夫的鼻子突然抽搐起來。「它是我父親的遺物，我要把它帶到墳墓裏去……還給我親愛的父親！……」

有一天他過堂回來，什麼話也沒說。呆坐了半天，從衣袋裏取出個一寸來長的小報紙包遞給我，他似乎很高興地說：

「親愛的好友，這是我最後一次的拜託，……我祝福你快些逃出地獄吧；那時，你把它帶給我的母親，並且你要向她說：「這是紀念冤死的父親的」……好友，請你加意保存它，我永遠感謝你，永遠祝福你……」

我懷疑地把那小紙包藏在衣袋裏。我看見考索夫的瞳仁上蒙着一層晶潔的水光。

睡到半夜裏，我被人弄醒，我朦朧地覺得有一隻森涼而戰慄的手，握緊我的左手：「好友，我去

了……我永遠祝福你……你記住！——

當我完全清醒的時候，考索夫已經從我身邊消失了！監房的鐵皮門「砰」的一聲，我彷彿被這巨大的震動掀坐起來，打了一個冷戰。

我坐着，微闔起眼睛，噙着發鹹的淚水。

過一會兒，忽然想起了那個小報紙包，於是，我好奇地從衣袋裏取出來，心發狂似的跳着，悄悄地打開了，原來是一縷黑色的稍有鬢曲的長髮。

順手把它貼到我濕潤的臉上。我的眼睛昏花了，它攝取着一個幻影——是那個混血種的，奇怪的
美男子考索夫。

獄中

雖然，第九號監的鐵門被騙開了，雖然，也把留置場的巡官，獄卒，打成重傷，雖然，都把鑰子卸下，而且勇敢地搗到留置場的大鐵門，結果，終因為他們防範周嚴，和警報敏捷，立刻起來那末多的巡警的槍口，生生地又把那些圖謀越獄的要犯迫回到原號裏去。

接着就來了一番嚴厲的搜查，在我們的第二號裏小王的衣領中間搜出一根大家視如至寶的針。却真：虧是那個較有人心的獄卒老馮搜出來的，他只是不言不語地放進他的衣袋裏，就算完事了，假如換了另一個人呢，小王免不了受一番審訊，因此，也許就受一些苦楚，而且，也許，無故牽連到別人的身上，雖然，只不過是一根極渺小的針。

我想，即便爲了一根針，發生些什麼不可預測的不幸，終不如這次要犯越獄的事件嚴重。——況且，據一個獄卒說，那位巡官的傷勢實在不輕呢，右眼已經被鐵桿戳瞎了，或則，有幾條肋條讓鑰環抽斷，現在是人非不醒！——於是，我想，一種特別恰當的報復，當時之間就要來臨了。想到這，我的周身實在覺得酸軟，寒戰，可是，我又一想，如果真的那樣解決，對於一個受難沒有壽期的囚徒，怎能不說是他的幸福呢？

比如一個人要是：『爲活着而活着』不用說，監獄便成了一座最合理的、最佳妙的、寄託人生的

埃所，然而，起而人的身子具有甚甚的一只肚骨，這是一條洗塘邊要高些吧，那末，你還看見過嗎？當一頭有點兒靈性的肥豬，知道牠不久要做屠刀下的犧牲的時候，是以怎樣的力量企圖衝出柵欄。同樣情形，人的『智慧』也該超過一個畜牲吧！

這是最熟悉的汽車馬達聲音，從極厚的墻壁外擠進來了，它好像不祥的鳥叫，使人起一種忌避與可怕的感覺。其實，每次已經告訴我們，只要是這不祥聲音一響，忌避與怕完全沒有用，只有那沉重的呼吸，期待著它——會把失去了靈魂的軀殼，載到毀滅生命的機關裏去！

於是，他們至少認爲在數的、罪大惡極的、頑強的叛逆從他們的太平天下消滅了。

第九號監裏十二名越獄未遂要犯，就是那樣死的。當然，他們認爲這是世界上極合法的制度。

這一天，是舊曆八月，在月亮未圓的前幾天，我不能確定究竟是八月幾日了，不過，我從那高到天花板的小窗子上看到一塊永不流動的天空，在夜間已經變爲明朗，而且月輪快要圓滿了。不會錯的，過幾天必定是中秋了。

當夜，意外的事情又發生了，我們第一監一共十八個監號，每個監號裏提出去一個人，不准再與，第二監號單單提到我。原來是鬧燕一次個別的滑稽的訊問：

「好，你串通預謀越獄，還有什麼話可說……有證據！」

「證據？證據在什麼地方？我要看，如果不錯，請你們發落！」

問官毫不躊躇地說：

「你，你們是跟第九號約定的，同時暴動！」

「這是你的猜想，我完全不知道。」

「一定不會承認的……那末，你不怕——死麼？」

「爲什麼？死？是的，如果你認爲是時候，我希望——」

「好，帶下去！」

我總覺得不該這麼簡單，然而，我又覺得自己過於幻想了，過去不知道有千百個，曾經親眼目睹的囚犯，隨隨便便從這裏拉出去，有過什麼的手續嗎？自然，他們不需要「供」也不需要「押」，他們需要的正是一條「命」！

！
魔手到處貪婪地伸張着，攫取來全是些蓬勃的花草；但當他再鬆開手時，那蓬勃的就必然枯萎了

從萌生中毀滅了的生機，果實，或種子從那裏再來呢？

失去土地的人民哪！

我憂嘆着，這並不是人類向前的絕望，我是悔恨我：當自由爲我所有的時候，奮鬥的力量，太不充分了。

這一夜我把「不該」的幻想完全拒絕了，我很坦然和清醒地仰臥在士敏土的地上，準備接受那「應該的禮物」

起初，月亮好像睜大着皎潔的眼睛嘲弄我，當時我再睜開眼睛的時候，窗子上什麼也不見了，我懷疑，這是一個平安的夢啊！

果然，天還沒有完全亮，那「不祥的鳥」就叫了，而且，這次不止是一兩個，我想……然而，不
等我想，「風眼」就拍地一下關上了。——每回都是這樣：那不可忌避的事情一來的時候，獄卒先把

所有監號的「風眼」關上——如今，有什麼好想呢？死，在我們眼前沒有毫裨之差了！

小王啣嘆地向我說：

「就是這樣？就算完了嗎？」

「我相信：另外，沒有什麼給我們……」

「不，我說的是我們太冤枉了，你想，誰會同謀越獄來？」

「只有我們才不冤枉，你忘了你是個大逆不道者？你也忘了那些真正冤枉的人——無辜而死的同胞，在這裏，成百！成千！」

「自然啦，完全是你一個人的理由。不過，我以為不是這件事變發生，我們的生命還有苟延的可能……」

「够了！苦難磨滅着我們，而且連生的留戀的幻想都不容有了，因此，唯有死，才是最大的安慰啊？」

「媽的，我還想多過一個中秋呢。」

小王滑稽的一點兒也不勉強。

拉動鐵門的蹾栓聲，提叫人名聲，腳鏢聲，從第一監號開始了。我看小王在整理他的已經發過霉的皮鞋。樣子坦然倒是坦然，然而臉色却已超過了慘白。我不能看見我自己，臉色是不是跟小王一樣。也許，我的臉在紅吧？因為週身猛然灼熱起來。

口號伴着腳鏢的踴躍唱着，這些口號，是極普通、極切實，而且也極其悲壯；不過，配合在我們的目前，它，彷彿是安置在真空管裏的喇叭，失掉了發聲的作用了。

十八個監號，差不多都是喊着同一的口號，這個一百七十八人匯合成的狂流是悲壯、偉大而洶湧，……整個的留置場，整個的監房，好像是被撼動，被沖潰了！

我們都加上了一付手銬。我們在久別的大自然裏，倏忽一晃，就被龐大的囚車吞食進去，如同搬運的貨物，堆積在裏面，當囚車開始蠢動的時候，互相齟齬，踏踩着。

我們從它的嘴裏吐出來。我隨便看了看四圍的高而堅實的紅牆，天哪！這又是一個平安的夢嗎？——我醒着，我的眼睛，我的神經都醒着。——不，絕不，有種種證明，這確是把我們拉到哈爾濱特區監獄裏來了。

「爲什麼呢？和我們開一次玩笑！」小王意外高興地問。

「看吧，總該讓我們享幾天福了。」

在歸號的時候，我和小王分開了。但在這裏，我碰見從前與我同監的好友萬特諾夫和里涅，失一得二，多少是填補些我的失望。萬特諾夫，里涅，像小鳥似的跳過來，而且熱情地抱住我。我們大家笑着，可是沒有話可說。

是的，沒有什麼可說。他們從死人丘裏發現了我，自然，除了驚異，十二分驚異，還有什麼話語可以加重表示這驚異呢？至於我與世隔絕太久了，陰森和單調，將我養成一個沉默的啞叭。只剩一點兒燃不着的熱情，淚早已涸竭了！

方才我常小王說過：「總該讓我們享幾天福了。」其實，是個美夢。完全把自己看得過於高貴了啊；現在，有什麼兩樣。房子是很大，但陰濕加重，那裏有我理想的床呢？仍舊是士敏土的地，顯的時候，就睡在那上面吧。——死在那上面也行。

雖然，生着極痛苦病，而且，重着的刑期已經簽到明天的生死簿子上，你讓他自動地死在這裏，他是絕不願意的。他要忍着靈與肉的痛苦，期待着生之毀滅。

人，都是這樣貪生的。
人，有希望……

但，讓『希望』走進死路，就是個傻子了！

里涅真是一個天真的孩子，他握着我的手說：

「想不到，你還沒有出去！」

「這是一件幸事，我們能在這裏見第二次面。」

「是賊，我以爲你早就出去啦呢……」

「謝謝你，里涅，……里涅你該快出去啦。」

「爲什麼？」

「聽說東鐵渡的條件快要成功了，你們還不快嗎？」

里涅微笑着點一點頭，繼而點一下肩膀說：

「不過，不知道到什麼地步不是可憐？」

「什麼事實，自然是尋常可憐的啦，不然，他情也會搶了去。」

萬維諾夫沉重的手掌落到我的肩上，幾乎使我孱弱的肢體搖搖欲晃。他很興奮地說：

「朋友，我們快要回祖國啦……」

然後，他似乎感覺那話會引起我的傷心，他立刻熱辣辣地抱起我來：

「一塊兒出去吧，我的上帝！（對於「上帝」這兩個字，是含有奚落的語氣的。）我們一塊兒出去吧！」

我該多末被感動啊，我們完全是種族不同的人！

當我們談話的時候，獄卒老馮從隔着鐵紗的「風眼」望裏探望，恰好我正好多心思，想問問他，於是，就走到監門近處，跟他打個招呼：

「馮先生。」

他沒有回答，祇是裂一裂嘴，腦袋也沒有動，我走進「風眼」說道：

「你知道嗎？爲什麼把我們搬到這裏來？」

他有點難爲情似的，不肯向我說，我再三追問，他才說實話，可是聲音非常低沉地：

「你不能再講給別人，一定，你也不能說是我說呀，……沒有什麼，那邊是要修理房子，往好一點兒……」

「往好一點兒？」我冷笑着，「不如說是：往牢實一點兒吧！……是不是？」

「嘿，嘿，……你真精明……」

「真精明就不能蹲監獄啦，馮先生！」

「說什麼呢？這是收好人的牢頭兒，……像我這樣沒有用的東西，不如替你們……」

「誰是好人？你們的巡官說我們全是殺人放火的亂黨呢！」

「滾他娘的吧！」他回過頭去，立刻又轉過來說道：

「他才真是一個滿洲國的走狗！前一年，他把他親姪兒弄進來，也死了！你也許知道，他是個學

生，叫張什麼住我記不得了，你說這小子有沒有人心？……報應！他快死啦，肋條斷三根，冒了一隻眼！」他回一回頭繼續說：

「可是，還有一個好消息，聽說八月節那天，給你們列巴（註一）素波（註二）吃呢。」

在他認爲是個好消息，在我却認爲失望。

我該恨誰呢？犯了這樣罪的人，連享受監獄裏的同等待遇都沒有！

然而，雖說是失望，這點聊勝於無的恩惠，已足使七個月不知鹽味的我，垂液三尺了。

「馮先生，今天舊歷十幾？」

「三天，就過節嘍，……過節，過節到底有什麼意味呢？——眼看年月是一天比一天糟！……再談吧，我們。」

他匆匆地走了。我獨自站在那裏冥想：節，畢竟是有意義的，因爲它多少可以滿足我一點兒慾望。

一個給我們送水的白俄犯人，第一次看見我們吃早飯，我們每一個人端着一隻裝着所謂飯的——像個小棺材似的木匣，使他特別驚奇。於是，他提着空水桶，走到我們身旁，彎下腰去仔細看一看，他馬上向後一挺，就把鼻子捏住了：

「噁——」他皺着眉頭喊着。

我們大家看見他。之後。他鬆開鼻子說：

「這個，我們的少拔克（註三）不能吃！」

胡他似乎氣憤地向我說：

「你小子，真混蛋！」

「呸，什麼混蛋？慢慢地……我們和你們……一個樣。」當他剛要轉身的時候，他又說：

「啊哈，一個樣，少拔克不吃的，給……亞邦斯刻（註四）王八旦！」

我看見萬特諾夫和里涅望着那白俄的背影相對着一笑。

今天，該是八月十四日了。

早晨，窗外的天空清朗地像一片海。回想兩年來的中秋前後，却是在淒風冷雨中過去的。唯有今年這樣好，却被關在鐵窗子裏面，看着怪可愛的天空，彷彿欣賞一幅畫一樣，而不能從那裏吸一點兒清新的空氣，我怨憤嗎？不，我該滿足，我從這面比較寬大的窗子裏，能够望着比較寬大的空際，而且，在窗前伸出來一叢搖曳着的丁香樹梢，它告訴我，這塊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東西，並沒有死滅！雖然，那葉子已經半黃了。

我渴望生物，我渴望綠色的東西……總之，我渴望自由，以及比自由更重要的。

我還渴望着中秋呢！

是上午。

腳鏢聲猶如五月裏的春潮，從監牆外拍擊進來。

胡突然受驚地說：

「瞧吧，這個數目够可觀了！」

「一百個！」

胡不滿足這個數目，於是，他對我搖着手說：

「不止啊，一定不止啊，」

他的猜測力量不差。當那些不知來路的罪人們歸號的時候，單我們這一號就攤了三十個。我好奇地問他們之間最年青的一個，他好像是感到興趣似的告訴我，他們一道來的總共一百零七個人。

「哦！多呀？」

「裏邊還有九個娘兒們呢。」

「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們有五十四個人是從富錦，其餘住木斯三十八，三姓十五，娘兒們全是我們那兒來的。」

「你打什麼官司？」

「你問我呀？……丟人啦，小偷。」

「那些呢？」

「嚇，全啦，什麼都有，紅鬍子，花案，烟賭案，……反正我們全是富錦縣監獄裏正當年的小夥子，老吉八頭子不算數。」

「你知道嗎？移到哈爾濱來幹什麼？」

「先生，這是運氣呀，咱們打官司就趕上娘娘生太子……」

「娘娘——生太子？」

「可不，你們不嗎！我們全攤赦啦，到哈爾濱幹一個月苦力，就開釋，不化一個子兒，搭火輪送回家去。……媽的，照這樣，一年養一個多好！」

「這倒是不錯。」我打算結束了這平庸的談話，然而，他的話鋒却正在興頭上呢。

「可不，多好，」他說，「我這官司真算打着啦，若不然，鄉下人，作夢也到不了哈爾濱來呀！

「……」

「哈爾濱可算中國第一啦 大樓該多高，可惜，一晃就過來啦。」

「……」

「哪天出去幹苦力呢？」他冷淡地自語着，之後，他看着自己的腳鏢說：

「不知道，是不是把這死東西給下下去！」

真像過節的樣子。一個獄卒說，現在讓我們洗一次澡。——這是入獄七個月僅有的一次。——不過，我們遍體生着骯髒的膿疥瘡，從什麼地方下手洗都是很成問題。可是，我們又不能不洗，失掉這一次機會，恐怕以後就永不再有了！

「這裏還管洗澡嗎？」那個最年青的問我。

「管。」

「哈爾濱地方好，哈爾濱的監獄也好，富錦縣監獄太缺德啦，飯不管飽，涼水也不給，媽的！」十個人一夥開始洗澡了。第三次，我和那最年青的在一夥。當他看見水從自來水管往來流注，他就奇怪地拍手跳躍起來。他似乎什麼都忘了，——他忘了這是監獄，有獄卒，有皮鞭，有……

直到皮鞭抽在他的脊背上，他才恍然大悟，自己過於放肆了。

獄卒一睜眼的工夫，他面着牆壁竊笑起來。

用五分鐘洗滌七個月的積垢。

用全付的精神，來迎接一年一度的中秋。

這一天，我起來特別地早，獄卒嗎也替我們高興呢。當他來回經過「鳳眼」的時候，老是用報告的口吻說：

「列巴，素波，快來了。」

「他說的什麼話？」那個年青的問我。

「你不懂嗎？」

他認真地搖著頭。

「今天是節，換飯，一會兒給列巴，素波，吃，——麵包跟肉湯……」

「阿彌陀佛！這是什麼地方啊？」

他迷惑了，眼睛發直，不知道他心裏究竟想着什麼？

這是什麼地方！在我看來也怪神秘的。頭腦好的人們不承認人間以外有地獄，你來看啊！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還是人間？

住在天堂的人，那裏會看見地獄呢？

然而，這個最年青的人，已經落進地獄裏了，他反認為是升入了天堂。

讓時間就這樣過去吧！

列巴，素波，快來了。

終於來了！

不是列巴，不是素波，而是那「不祥的鳥」。

胡率直地當三十個中的一個說道：

「預備吧！朋友！」

「預備什麼？你說——」

「再見啦！朋友！」

「不錯嗎！」他是個老練的，而且非常聰明的人，最後，他制止着駭懼，鎮靜地向我們大家喊道

「再見吧，同胞們！現在……我要說明了：我不是強盜，我是反滿抗日的義勇軍！」

於是三十個人，一齊騷動起來，類似那樣表示的總在十個人以上。

這時門開了。日本警官監視着巡長按名單提叫名字。一個，兩個，三個，……

最年青的人，仍舊迷惑地站着，望着，結果提叫他的名字了。

「是：叫我：嗎？這是：怎一回事？：我：我不是強盜！」

兩個獄卒走進監房裏來拖着，他戰慄地回過頭來喊道：

「先生！你出去的時候，給我媽捎個信，……我家在富錦西街——」

他已經被拖到監門以外了。他的喊聲從「風眼」上鑽進來：

「先生啊：記住：西街二百零五號，朱寡婦——」

好傷感的孩子，里涅流着眼淚閉首唱着：

「斯達外（註五）……」

接着這歌像悲壯的送葬曲在里涅，在萬特諾夫，以及在我們八個人的口裏唱出來。我們的全身被

這歌聲擁擠着，壓迫着，……

監門外叫道：

「停吧！停吧！……列巴，素波，來了！」

(註一) 俄語：麵包。

(註二) 俄語：菜湯的通稱。

(註三) 俄語：狗。

(註四) 俄語：日本人。

(註五) 俄語：起來。這是國際歌的起首句子。

呼蘭河邊

一連三天，呼蘭河橋的日本鐵道守備隊的防守所加緊着防禦的工作：溝上新近覆蓋了枕木和土；在防守所的房頂上也新搭成了一個小瞭望台。士兵們輪值着班，晝夜在那裡守望。而且有四架重機關鎗各據土堡的一角，探出兇殘的腦袋，向着無邊的原野窺視着。

他們把防守所四周的榆林通統砍去。茂盛的蒿草也被連根兒拔除了。這樣，從防守所向四外瞭望，祇有天空和原野的分綫，祇有一個孤另另的小村落，在北方露着窺視的頭。

日頭從東起來再落到地平線上的時候，一種恐怖就追趕來了，從遠處飄過來的洋炮聲，隨着黃昏的加深，密度也增厚起來。這時候瞭望台上的守望兵，土堡外的夜哨兵就全繃緊了臉兒，窺探那影的轟動。從他們賊目鼠眼的態度上，很可以證明他們英勇的武士道的靈魂，已經被炮聲所征服了。

由於他們真實的自擾，在防守所範圍內的「聯運處」突然森冷得像座墓地。一天裡，我們除開辦理三四車船客貨聯絡不得不離開「聯運處」而外，我們爲了避免麻煩起見，就老是呆在那兒。有一個好喝酒的名叫中根的二等兵，一從瞭望台下班就跑到我的辦公室來。

「劍走狗（註一）大大的……阿木奈（註二）得哪！」

隨後，他是習慣地用他不自然的苦笑，來掩飾他過分辭骨的恐懼，而且照例拿去幾張紙，說聲謝

謝就走了。

中樞這種表示，就是一個無言的告急。我們不問可知，他們又從謠傳裡得來不少所謂「剝走狗」企圖襲擊他們的消息。其實「剝走狗」不會那末愚的；他們決不能以可貴的實力來襲擊這南面臨河，北衝鐵道，（距防守所北三公里是呼蘭車站，那裡駐守着一大隊日本鐵道守備隊）一點油水沒有的，僅僅二十個洋跳子（註三）的防守所。

然而，一天早晨，剛起床不久，我在辦公室裡看見對面防守所瞭望臺上的守望兵向外躡射兩鎗。接着他就拼命地喊叫起來。蓋溝四角的機關槍也同時像爆豆似的亂響了一陣。留在防守所裡的中尉和十個守備隊立刻全副武裝，彎着腰跑向守望兵所指的那面去。隔一些時候，他們架回來一個大約十二三歲的孩子，中根牽着一條黃色的牛犢跟在後面，他彷彿決鬪獲勝的武士那末興奮着。

從此而後，設備就更加森嚴了，在防守所的門外加了一個崗位，瞭望臺上守望兵手裡的望遠鏡老是堵在他的眼睛上面。

從此而後，一種尖銳的叫聲，經常地塞住我的耳朵，當夜裡要睡覺的時候，剛一閉眼睛，就有一個孩子的陰影，他是露着滿身都是模糊糊的血跡，強迫讓我看，我非常駭怕，非常憤怒，又非常悲痛，最後我用被蒙上了頭，好使那悲慘的影子跟我隔絕；但是不行，尖銳的叫聲反而越發尖銳地往我耳朵裡鑽刺着：

『中國人哪，中國人哪，受難的中國人哪！』

這一夜，完全被惡夢糾纏着，有時，那尖銳的叫聲，把我從朦朧中驚醒，我仔細審查，這聲音是真的，並不是我的錯覺。

第二天，我特意從窗子裡往外看那條受難的牛犢，牠被拴在防守所山牆下一根木樁子上。周圍附近的短草已經被牠喫光了，牠的眼睛過大地凸出着，伸長着脖子向四下張望，牠是在望牠的母親呢，盼望母親來解救牠這受難的、飢餓的孩子，

牠總是愛喊叫，雖然不怎樣尖銳，但牠給我的刺激，有着同樣的駭怕，憤怒，以及悲痛的感覺。當牠用前蹄搔着地，仰面長叫的時候，防守所門前的崗兵就對牠不耐煩地唾罵着，可是，牠並不因為這唾罵而停止了牠的要自由，要不飢餓，要找慈愛的母親的要求，牠幾乎發了狂，牠用盡了所有的力量，企圖拉斷繩子，或那根木樁，牠顧不得崗兵的唾罵，牠好像了解牠是處在絕大的危難中，畏縮，失望，乞憐，那一樣都沒有用，祇有拼着自己的全力，才能衝出這一個難關。

然而，牠終於疲倦了。這時候崗兵走到木樁跟前，緊了緊繩結，回頭在牠還沒有生犄角的頭上拍了兩下，意思好像是表示「親善」。

到下午，從防守所發出的叫聲，不像起初那樣尖銳了，偶爾一聲像是爲痛苦碾碎了的嘶啞，偶爾一聲像是渺茫不可及的垂死的呻吟，偶爾又沉寂了，屏息着傾聽，那是守備隊的翻譯朝鮮人李得浩壓制着喉門的叫罵：

「實說吧，尙你奶奶的！……這釘點兒年紀，你挺不住……說，說，都在什麼地方？」

「我死了好，給我一個痛快吧……我什麼都不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聽見孩子的聲音。我想：這孩子是犯了什麼罪了呢？我一點兒都不能猜想啊！不過，孩子的命運已經在意會中決定了！

牛犢又開始嗚叫起來。處在這不寧的周遭裡，我的精神簡直失去了安靜的權利。牠讓我看，牠讓

我聽，而且她讓我不停地想——從現在想到未來，從生想到死。

「您想什麼？」同事張問我。

「我什麼也不想——」

「您的眼睛發直。」

「直嗎？我在看那條小牛。」

「是的，小牛餓了。」

「你可以救救這小生命嗎？」

「不能夠，你的惻隱之心太廣了。」

「那末，就請你救救小生命的主人吧。」

「更不可能了，更不可能了。」

張好像受了良心的譴責，拍身走了，待一會兒他又轉身回來：

「你看，現在我可以救救那條小生命了。」

好久。他沒有得到我的回答。以後他非常悵悵地走到門外去。

大約不過五分鐘的模樣，不知道他從什麼地方弄來一大捆青草。他向那崗兵比手劃腳地打着口語，彷彿是向崗兵請求：這草可以送給小牛喫嗎？

崗兵沒有表示可否。於是，張竟鼓着勇氣和決心走到防守所的山牆下，把那捆青草丟在小牛的眼前。小牛一邊貪喫着草，一邊目送着張走進聯運處裡。張一進屋就像個孩子似的跳到我的身邊：

「你看啊，」他指畫着窗外說，「我的心，心在跳。」

「你駭怕？」

「不，不，你想。我愉快極啦。」

「你將永遠這樣愉快嗎？」

張似乎不能立刻瞭解我的話。他祇顧愉快地看着那條小牛，小牛在嚼着最後那一口草了，唇邊粘着反芻出來的草屑。牠張大了眼睛，朝聯運處這邊佇望，牠好像沒有滿足似的，希望找尋方才給牠送草的人，再丟過一捆去。

我還在熟睡中，二等兵中根就把我喊醒了。隨後，他把一個透了油的紙包丟在我的床上：

「好，頂好，……你切（喫）吧。」

他又喝醉了，這一個酒鬼一清早就灌了那末多的酒。劇烈的酒臭，腦子被刺激得發暈。越討厭，他越湊到我的跟前。呼吸像肥豬一樣：

「切，切吧。」

「謝謝，我慢慢喫。」

我想把他擠開走了之後，繼續睡我的覺。但是，他竟又把紙包打開了，兩手哆哆嗦嗦地推到我的枕旁：

「切，切，切吧！」

這算盡了他每天從我這裡拿紙的報酬。於是他走了，兩條腿更加彎曲的不成樣子。

紙包裡的東西，比酒氣刺激我還厲害啊，這樣，我再也不能安睡了，我披上衣服，跑到窗前。當

我還沒有向外看的時候，我希望這是一個夢；然而，牠偏不是一個夢。我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同事張拖來。

「張你要喫這肉嗎？」

「喫」他揀了一大塊，「牛肉哩。」

「是牛肉？」

「很嫩的牛肉哪。」

他禁不住咬了一口，我沒有制止他，也沒有向他說什麼，就又拖到窗前去。

「哦，牛，」他嘴裡的肉還沒有嚥下去。

「牛，我想牛是變成肉啦！」

「是嗎？這肉從那裡來的？」

方才中根送肉的情形我告訴了他，他把嘴裡的肉噴吐出來，手裡的一大塊摔到地上，哭了。

這一天的下午，突然來了一個年老的村姑，她狼狽地跪在地上，哭着，叫着，一定要我救她的兒子。我拉起她來問道：

「誰是你的兒子呢？」

「放牛的小孩子，現在防守所裡。」

「不行啊，你知道，我沒有那末大的力量。」

於是，老村姑又要下跪，我趕忙攔住她，她哭着說：

「你能，你能，……救救我吧，我沒有第二個兒子了！」

我怎會能呢？我可以用欺騙來搪塞這個可憐的老婦人嗎？然而，她完全不瞭解我的地位，我怎能够救他們母子呢？我手裡沒有炸彈，沒有手槍。

那末，讓我去給他們叩頭哀求嗎？可以的，如果真能救出那個受難的孩子，這也沒有什麼。我領着老婦人到防守所去見中尉，我們說，朝鮮人李得浩給翻譯。

「這是放牛孩子的母親。」

「到這裡來做什麼？」

「請中尉釋放她的兒子。她祇有一個兒子。」

「誰告訴她的，她的兒子在這裡？」

「我不知道。」

「她的兒子是斥埃（註四）你知道麼？」

「我也不知道。」

中尉冷笑了笑。

「你是好人，你愛你們中國人。」

「不，祇要是人類，我都愛」

中尉又冷笑了笑。

「你是好人，但他是斥埃，不過，若有全村子人的保，可以特別姑息他，因為他是個孩子。」

「謝謝中尉，我想那是辦得到的。」

老婦人跟着茫然地走出防守所。我問：

「你兒子，是給義勇軍當探子嗎？」

「不，我兒子是放牛的，還有一條小牛畜什麼地方呢？」
我隨便搖一下頭。

「那末，他不是我的兒子吧？」

我說，是她的兒子，並且讓她趕緊回去，設法辦全村的連保，越快越好，最遲明天早晨拿來。老婦人流着感激的愉快的眼淚走了。

第二天早晨老婦人果然來了。我愉快地迎她進來，但老婦人却沒有一點兒笑容。

「不行嘍，」她失望地說，「都不敢給做，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我想了又想，終于想不出來。

「我沒有炸彈，我沒有手槍！」

把這心裡的話，說出口之後，覺得自己的言語有點兒痴狂了。

「什麼都沒有用了。」一個夫役向我說。

「不不，他們可以放出來的。」我爲的安慰老婦人，這樣說。

「已經放出來了，不信，我願領你們去看——」

於是夫役領路，老婦人和我跟在後面。越過一個土崗，夫役就站下了。

在草叢裡有牛的骨頭，有一個孩子的屍身。

我的腿突然酸軟下去，我隨即用手扶住夫役的臂膀。在眼前什麼也看不見了，我祇能聽見那可憐的老婦人不可形容的哭聲。

(註一) 日語馬賊，亦即土匪，係指義勇軍。

(註二) 日語害怕的意思。

(註三) 綠林暗語係指日本兵

(註四) 即間諜，探子。

第七個坑

九月十八日的後兩天。

是九月二十日了。

大的騷亂，已經由突起的頂點低落下來了。古老擾擾的瀋陽城，彷彿是獵人手中的受創的肥兔，閉起眼睛，壓制戰慄，忍受牠的創痛，牠是異乎尋常的安靜着，然而，這安靜，充滿了可怕の意味，這安靜，是牠悲慘的生命最後的閉幕啊！

秋空，飄着暗澹的雲片，西北風像一匹野馬，帶着它向東南馳去。它，不能在這可怕的，悲慘的古城停留一刻了，它要逃到祖國的懷抱裏去。

炮火，流彈，刺刀，並沒有傷害着太陽的面貌，今天，它依然無恙的露出完整的輪廓，竊視着這劫後的古城，每個角落。每個罅隙，都露出它的手，幾乎，每個角落，每個罅隙，都是沒有完全凝乾的血跡，把它的手染得通紅。

在郊外，在僻靜的場所，烏鴉，老鼠，和螞蟻，紛紛地活躍起來。牠們簡直是瘋狂了一樣，大膽地爭奪着從人體的腹部流出來的腸子，爭奪着從頭部迸裂出來的腦漿，在每處灰白的肢解的地方，都擁擠着螞蟻。烏鴉跟老鼠各不相讓地爭扯着一條小腸，竟至彼此哇哇啾啾的吵罵個不息。這些蠢貨，

好像讓盛筵把眼睛弄迷亂了，只消抬一抬頭，就可以看見前面不遠已擺着完完整整的一桌。那種有誘力的氣味，引逗着貪饒的新食客一飽口福呢。

然而這盛筵雖然到處擺着，對於飢餓的皮鞋匠歌大不但不能充飢，反而，使他駭怕，使他惡心，一路上，等於閉着眼睛向前摸索，他時時作嘔，從已經消化什麼也沒有了的胃腸裏，反到嘴裏來的僅僅是一滴酸水，那酸水還不及從歌大眼睛裏流出來的東西多。

他已經跑了三個親戚的住所，那三個住所不是下了鎖，就是關牢了門，任他拚命敲打，也沒有一點回響。因此，他就不得不失望地走開，現在，他穿過小西邊門的大街，打算到一條小胡同裏找他的舅舅，再做一次最後的討借，如果。這次仍然失望，他決定什麼地方也不去了，回家去，叫老婆孩子一齊勒緊腰帶，喝幾瓢涼水，躺下去，維持呼吸，能到什麼時候就算什麼時候。

四肢疲麻，駭怕惡心，單這一些，絕不是使飢餓的皮鞋匠歌大停止討借最大的阻力。他實在是怕：突然飛來一粒子彈穿漏了腦袋，突然衝過一把刺刀戳破了肚皮，那樣，一個人，就完全相同一隻「鳥爲食亡」的小鳥！他不願意把自己的命，就如一隻小鳥那般輕；並且，他覺得餓死的時候，無論如何沒有槍打死，刺刀戳死那末可怕。

皮鞋匠歌大再一拐灣就走進一條小胡同裏去。當他走到二三十步，再想抽身向回轉，那時已經來不及了。

像那樣的兵，往常在南滿車站看過很多很多的了。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醜惡。現在就像陡然墜到地獄碰到一個小鬼，他的靈魂被嚇跑了，彷彿是個很難看很舊的石膏像立在那裏。

刺刀帶着逼人的寒光，從眼前掃過去，他幾乎喊叫出來。隨後，他就十分嚴緊地合攏兩眼，握緊

了拳，扣住牙齒，等待死刑的處決。

『這邊的來！』

皮鞋匠軟大的身子，好像被這震吼從懸崖上打落深谷裏去。緊接着震吼又響了：

『豬呵！……你不死！』

『不死』兩個字，皮鞋匠軟大聽得非常清楚，他稍微鎮靜一下想了想：『不死？爲什麼不死呢！他真沒有多少工夫去猜想這個緣由，於是，他打了一個很大的冷戰，才睜開了眼睛。

前面有一堵青色的磚牆，滿牆上，被彈傷和血痕塗滿。這裏，就彷彿不久以前發生過一次很劇烈的巷戰似的。牆角下一束無花的蒲公英，已經是體無完膚地倒在地上。牆的半腰，貼着一張一尺見方的白紙，上面用墨筆直寫着是中國字，而不是中國體的四個歪扭不正的大字：

不准逗留

皮鞋匠軟大認識這四個字，並且也理解這四個字的意思，於是，他連忙轉過身來，馬上遵命走開。不料又是一聲震吼，同時嘩的一聲，刺刀劃開他的身後的衣角。『操你的奶奶！……你的站住得吶！』

皮鞋匠軟大第二番回過身來的時候，那個兵早就把槍夾在右臂裏，左手從地上拾起一把鋒利的軍用鋏，這一次，他才注意到，在牆下，挖好了一個二尺口徑，三尺來深的坑。他看着這個坑，竟變成了一個呆子，忽而淌下眼淚，痛惜着自己的生命如此的結局。

突然，他好像一個慷慨赴義的烈士，滾到坑邊。現在他看那個兵手裏的鐵鋏比閃着白光的刺刀還殘忍。至於那個兵的臉兒呢，他簡直不敢正視一眼。他想像，比鐵鋏，比刺刀更要殘忍幾倍吧！

他的身子，在坑邊迴旋起來，砲聲在他的周圍轟動了——這是他前夜的回想。現在，他盼望着來一個砲彈，落在他的身邊，將自己，將那個兵，將一切殘忍的東西一道炸燬，但，這終於是皮鞋匠狄大的幻想。

「來，埋吧！」皮鞋匠狄大向那個兵懇求了。

「哈，哈，哈，那個兵愜意地微笑着。「喂，你的，埋的麼有。」他馬上又收斂了笑容，肥潤的臉兒鼓蓬起來。左手的鐵鉞向坑的左近的地上一插，說「你呀……這邊再來一個！」

皮鞋匠狄大很瞭解那個兵的意思，於是，他不躊躇，也不胆怯，從那個兵的手裏把鐵鉞接過來，他運着力氣開始向下挖，這鋒利的軍用鉞，很使他得心應手，他暗暗地讚美着：「多末鋒利的小鉞呵！」同時，他又暗暗地猜測着：「不是幹那個用嗎？……是壕……呢，我的天爺，我情願這樣，一直挖到天黑。」

這個坑，很快就挖成功了，深度和口徑好像皮鞋匠狄大事先測量過似的，簡直和前一個坑完全相仿。坑的周圍，鐵鉞整齊地排列下去，而且異常光滑。他如此熟練的手法，使那一個好懷疑的兵，誤會了皮鞋匠狄大是他的同行。

走過來一個，他是被騷亂隔在外邊的排字工人。他兩天沒有回家，家的現狀完全不知道。他非常驚恐。今天聽說街上可以通行，於是，他決定去冒險，他爲了避免被檢查出一個排字的知識份子，在朋友那裏借來一件藍布長袍，套在塗滿鉛銹和油墨的小掛上。然而，他並不完全安心，他好像一隻蒼疑的，自擾的麋鹿一樣，每一舉足，都有冒險的預感。因此，貼在牆上的警告，他早就瞥見了，於是，他連忙低下頭，目不斜視地溜過去，心臟猛烈的跳動，使他的眼睛一陣一陣發黑。

那一個兵的眼睛，漸漸在粗黑的眉毛下擴大，彷彿餓狼一樣的起了紅綠的猙獰的目光已經擒住排字工人的背影。突然他嘩啦一下板開了槍機，同時，大吼一聲，這聲音如同獨霸深山目空一切的猛虎的咆哮：

「站下！」

皮鞋匠軟大不瞭解那個兵的用意，是的，既「不准逗留」，又強迫「站下」，神仙也難想得通的！但，當那個兵用刺刀逼住排字工人，大頭衝下插進第一個坑裏的時候，皮鞋匠軟大便什麼都明白了。鐵錘在他手裏打起抖來。

「我的家在那邊哪！」排字工人絕望的爭辯着。

可是，他空息的呼聲，一點兒也沒有引起那個兵的注意。他用腳掃着堆透的新土，掃到坑裏去，一面指揮着皮鞋匠軟大：

「埋，埋吧！」

輕巧的軍用鐵，現在在皮鞋匠軟大手裏變成非常笨重。他向坑裏推一鐵土，全身一陣冷，然而又冒一陣汗。起先排字工人從嘴裏掙扎出來的呼聲，以及以後祇有兩條腿遲緩的彈動，他全沒有關心似的。

他機械地動轉着兩臂。發一陣冷，冒一陣汗。這樣，那第一個坑填平了。排字工人的兩條腿，分成八字形，直挺挺地朝着天，再也不動彈了。他的藍布長袍的襟角，反拖到坑口的周圍。於是從地上和腰帶間，有很窄的一條皮膚露出來，那一條皮膚，由慘白漸漸變成褐紫色。

那個兵一邊用他掛釘的皮鞋，頓踩着填在坑裏的新土。一邊命令着皮鞋匠軟大：

「你呀！……那邊再一個！」

皮鞋匠秋天就在那邊挖完了第三個。

「你呀，……那邊再一個！」

皮鞋匠秋天抱怨的想：「兩天沒有正經吃一頓飯了……挖完一個，又一個……一直挖到大街上去嗎？……天哪，讓那鬼放開我！」

這樣，他遲緩而且拙劣地挖完了第四個。

同時，他默默地禱告着：

「中國人一個也別來啦，這裡是一條死路！」

可是，儘管禱告着，一千遍，一萬遍禱告着，一條路，總是要有人走的。現在就有人走過來了：一對年青的夫婦，女人抱着一個不滿週歲的男孩子。

皮鞋匠秋天像剛才作了一場惡夢。往常，他幻想地獄裡的閻王和小鬼，然而，他認為閻王和小鬼不會讓那個兵那樣兇殘。他懷疑着：「這是人和人的待遇嗎？」誰能那樣兇殘：活生生的一對呼救連天的夫婦，活生生的倒埋在兩個坑裡？誰能那樣兇殘：埋了之後，又用刺刀劃開那女人的下體？誰能那樣兇殘，一脚把個不滿週歲的孩子踢個腦漿迸裂？誰能那樣兇殘……

「同胞啊！……你救一救這孩子吧！」

在皮鞋匠秋天的耳朵裡，留着那男人臨死前的呼聲。他看一眼靜默默地蜷在牆角下的孩子，他的全身突然癱瘓成一團，他的白眼珠全部凸出，可是已經沒有活人樣的眼神了。

不知不覺地，鐵鍬從他手裡滑落到地上。

他已經不像起初那樣怕死了，他覺得落在魔鬼手裡的人，死，原來是一件極平常的事情。現在，自己雖然沒有死，命，却牢實地縛在魔鬼的手心裡，在那裡找出一線生機，那簡直是分外的僥倖：他不大惋惜自己的死，他看見三個大人和一個小孩的死比惋惜自己的死還大。尤其是那不滿週歲的男孩子。

「同胞啊！……你，你救一救這孩子吧！」

這呼聲，永久留在皮鞋匠耿大的耳朵裡，並且像一把錐子錐着他的心。他的心疼痛着，……他的眼窩裡湧浮着絞着心血的淚水。

他在那夫婦之間挖了一個小坑，走到牆角下，兩手托起頭腦模糊的孩尸，輕輕放進小坑裡去，兩顆眼淚滴落在孩子的胸脯上，他默語着：

「可憐的孩子……到地獄裡找你爹媽去吧！」

皮鞋匠耿大很自慰地拾起鋏來，忽然他的眼睛發一陣黑，幾乎要暈倒下去。然而，他耳邊的呼聲停止了。彷彿那一對年青的夫婦，在他面前銘感地苦笑，他的手不忍葬埋那可憐的孩子，鋏很遲滯地向小坑裡推着土。

「你的，什麼的幹活計？哈！」

那個兵沒有再說什麼，他把那可憐的孩尸，提起兩條腿從坑裡提起來，然後，和埋大人一樣，倒豎着，用腳掃着坑外的新土。孩子的小腿倒豎在爹媽的大腿當間，距離十分適中。

那情景，引起那個兵的狂笑。

「哈，哈，……你的那邊的，再一個呀。」

於是，皮鞋匠歌大頓遲緩，而且更拙劣地挖完了第六個坑。

日色驟隕下來，黯淡和死寂籠罩了這坐古城。零星的槍聲，大批的犬吠，開始復活了。

「那邊的，再一個！」

皮鞋匠歌大的鐵鍬，落在另一塊地面時，彷彿碰到岩石上，右腳用力踩着鍬的土端，因為全身失了重心，幾乎向右傾跌過去。

「豬呵！豬呵！……」

他繼續跟那塊岩石拚命，每一鍬，每一寸，都耗盡他最後一點力氣。他的胸口，好像有一個熊熊的火把烘烤。除此而外，他失去其他的感覺。第七個坑，一寸，一寸的加深起來。

夜，漸漸地昏暗下去……

「太君，太君！……饒命！」

「巴個牙路！跪下！」

「太君哪！我是好人，我是看我外甥去呀！」

皮鞋匠歌大，被這最後一聲喚醒了，那啞啞的喉音，分明是他的舅舅。於是他停下工作，伸直了腰，用他失神的眼睛通過濃厚的黃昏。

「舅舅，舅舅啊！」皮鞋匠歌大失聲地叫起來。

「呃！你爲什麼也在這？……外甥，你快逃吧！」

「舅舅，你，你快逃吧！」

一股血如同一枝冷箭，從舅舅的胸膛噴射出來，隨着一聲痛吼就向後栽倒了。

「埋，埋吧！」

刺刀從皮鞋匠軟大的眼前掃了一下。那個兵的兩排雪白的牙齒，發着令人不寒而慄的光條。在這種殘酷的逼迫之下，皮鞋匠軟大忍泣吞聲地活埋了自己的舅舅。

他把坑旁的土，輕緣地推到坑裡邊去，他是懷着萬一的希望的。

很快地又走過來一個。第六個坑無疑是屬於他的了。這一個人的馴服，令皮鞋匠軟大害怕，他既不呼救，也不哀求，而且更不哭或嘔。他沒有看得真切這個怪人的面容，但當他握住那個人的腳脖向坑裡推移時，他迷惑地自語着：

「天哪！這是人的腳脖嗎？……完全是兩根麻桿呀！」

「痛快一點啊？」那個人好像開玩笑似的嘲着，「你們埋吧，鬼東西！……這倒是我歡迎的——痛快一點兒死，若不然，我的命，遲早也要喪在你們的嗎啡毒上哩！」

第六個坑，比埋一條死狗還省勁。皮鞋匠軟大感激那個人——那一個嗎啡鬼。

等了好久，「再一個」的命令沒有再來。他想，該到他解放的時候了。同時，他期待着，再來一個像嗎啡鬼那類的人，結束了第七個坑。

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見個人影兒。他更切盼地期待着……

「噯喂！你的……」

刺刀從他面前掃過去，於是，他不敢怠慢地抖擻一下精神，準備去挖第八個坑了。

「豬！你的這邊來，坑裡邊去！」

這話，好像一個不及掩耳的霹靂。皮鞋匠軟大發了一會兒怔，他就運足他全身所有的力量，掄起

那鋒利輕快的軍用鋏，突然向那個兵的頭部劈下去。

鎗，人，同時跌落在地上。

於是，第七個坑被那個兵佔有了。

他從第五個坑裡，拉着腿，扯出他舅舅的上半身，平放在坑邊，他摸索着臉，他摸索着胸口，最後他又抱起肩膀來上下搖了搖：

「舅舅！……舅舅！」

「完了，全都完了，」皮鞋匠歌大癡狂地自語着。之後他回到第七個坑的旁邊，切着牙齒用刺刀向那個兵的腹部亂戳了十幾下，於是抗起鎗來走了。

然而，他沒有決定到什麼地方去。

黑暗，死寂，完全籠罩了這座古城。槍聲，犬吠，逐漸加厚起來了。

到別墅去

上午十一點鐘起，在哈爾濱特別市公署財務處廳長唐恩壽公館的大客廳裏，有華貴的賓客們逐漸擁擠進來了：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遠，林業公司魏總辦，實信儲蓄會李會長，連濱錢號吳老板，商務會長王賓清，天降洋行邢財東，以及還有十幾個不顯名，然而却趾高氣揚的賓客們，已經分地或同坐安樂椅和沙發上。雪茄·三砲台，司令，各種煙草的煙氣，被電風扇絞成無數股從顏色較綠的鐵窗和鐵紗窗宣洩出去。窗外七月的晴空，變成了煙霧的世界。一個價值三百美金的瑞士立鐘，那隻孤傲的長針從Ⅹ一秒一分地性悞到Ⅴ和Ⅵ的中間了。在所有每個煙灰器裏的白而細屑的紙煙灰，像座富士山峰，而後來的完全滾落到桌面上，有的就摔成了碎粉。

一會兒那隻孤傲的長針不偏不倚地壓在Ⅵ的身上時，熙熙攘攘的大客廳裏，忽然被一個郭公鳥的嗚啼，弄得立刻岑寂下來。而且，同時那些華貴的賓客們不約而同地看了下那個華貴立鐘。連濱錢號吳老板第一個發言道：

「十一點半了。」

於是，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和另外一個不顯名的賓客附和着：

「十一點半了。」

這之後，在所有賓客之間，好像發生了一個小小的變動，在又是一個不約而同的疲倦的唏噓之下，特別是杖業公司魏總辦翻起他不愜意的八字鬚，著名的房屋家姚宏達一聯串打着他那代表生氣的響鼻，天降洋行邢財東嚼着他那寬厚肥潤的嘴唇，連滾錢號吳老板用他胖的如同熊掌一樣的右手，拍着濃眉深鎖的大額頭，使這小小的變動更加活生生地強調起來。

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和商務會長王賓清在一旁輕輕地圍觀着：

「客先主人至，從古至今，未之有也。」

「不對，不對，」商務會長王賓清反駁道：「本來今天隨們是主，處長是客，所以，這個……還不算做失禮。」

「雖然如此，須知這是他的公館，況且，吾們皆是爲他不遠千里而來的……未免，哼，與理不合吧！」

「得得，老兄，你未免過甚其詞，而且未免……」商務會長王賓清噙了口吐沫「嚇，未免吹毛求疵（疵）哉。」

「嚇，嚇嚇，嚇嚇，」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哄堂大笑起來，於是，許多賓客們的眼睛，就一齊莫名其妙地集中到他的身上。但幾秒鐘的工夫，又恢復了原有的秩序，惟獨商務會長王賓清突然顫抖着身子，雪白的布底鞋子，亂打着地響，他的眼睛好像一條疑慮而胆怯的蛇，在實信儲蓄會李會長的臉上亂竄。而後，很不自然地笑着說道：

「得，得，老兄，你這種怪笑近呼發瘋哩……」向煙灰器上擦滅了那隻砲台煙尾，「你這人就好挑肥揀瘦，這是毛病，處世頂大的毛病……我可是他老粗，這個事情我可吃個透哪，老兄，信不信

憑你。」

每當談話中，商務會長王賓清一感覺。或是疑惑自己言談欠雅的時候，他總是先用：「我可是個老粗，」這句話做對方以：「你是賣豆腐出身」諷刺他的盾牌。

「老兄，老兄，」實信儲蓄會李會長滿臉陪笑拱着手說道：「至理名言，老弟真是五體投地：然而，老兄，你未免過於認真了……老弟請你把聲音放輕些。」

商務會長王賓清似乎不大滿意，右手從司令煙筒裏抽出一隻煙捲兒，向左手指的指甲上頓了三下，然後送到嘴角上。這時候，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已經擦著一根火柴，嘻笑裏還帶點兒嚴厲的樣子遞到商務會長王賓清的面前：

「請。」

「客氣啦，老兄。」

「不要客氣，老兄，隨後我要請問您一下，關於近來的行情。」

就在這樣情勢之下，商務會長王賓清的煙捲兒燃着了。

這時，一個下人掀開簾子走進來：

「諸位老爺，剛才太太接處長電話……唔，不……是處長從四海金店來電話，現在同太太，小姐在那兒看首飾，處長說：請諸位老爺們略候一會兒，馬上就回來。」

時間並不久，剛剛到十二點，唐處長的汽車喇叭在大門外就叫了。接着唐處長，姨太太，小姐和了環玉蘭走進了大客廳。於是，客廳裏的煙草氣立刻被一種非常濃烈的香氣壓倒了。

「失陪，諸位。」唐處長的眼睛向四外掃了一下，「想不到都是這樣早啊。」

那就彷彿一枚針，突然刺到賓客們的屁股上，於是，一齊慌亂地跳起來，而且一齊慙慙地鞠着躬。

「嚇，應該的，應該的，」實信儲蓄會李會長首先代表全體說：「今天處長是客，應該的。」
「李會長早就說過話，」商務會長王賓清看了看實信儲蓄會李會長一眼，李會長滿面緋紅，表示哀懇地給王賓清遞了個眼色。隨後，商務會長微微一笑，繼續說道：

「等處長回來，要跟處長痛……飲一場。」

「好，好，」唐處長慷慨地承諾着，「這幾天。我簡直成個酒人啦，好，好！一不做，二不休，趁着這好友難逢的盛會，哥幾個痛痛快快的喝一場。」他一面說着，一面下人就款去他的青紗馬掛，而後，他又看看天花板中央呼呼直轉的電風扇，說了一句：「不過，這幾天的天氣，可真熱的奇突！」

「可真是，」實信儲蓄會李會長趕忙接上說：「這確是一個最大的難關哪，噫，誰有處長福氣呢？眼看就過去了這一關。」

「這算做什麼福氣不福氣呢？」

唐處長還想要解釋一下，這不過是人生及時行樂而已。然而，他突然瞥見站在他身旁的姨太太的眼睛已經擴大而且放光了。因此，那一點人生的大道理的腹稿，竟被兩隻擴大而放光的眼睛推翻。這時，唐處長就要向好友們道個「暫時失陪」的歉意，同姨太太回到內室去，不料姨太太却等不得了，她當着那麼多的客人，就跟老爺潑辣地吵鬧起來：

「話總是不斷！……不辯正經事兒！……你覺得你這麼一混，就算把事兒混過去了嗎？呸！我

當明白人說！」姨太太雖然一半是由於氣恨，其餘的一半還是由於婦人們的淺浮性，和虛榮心。唐處長雖然也不免具有後一半的毛病，可是，他還不失爲一個識大體的人；知道些利害的關係。因此，唐處長不容姨太太說出下文，就庇住她的雪白的臂膀，強制同她一塊兒回到內室去。

「你鬆開！」姨太太憤憤然把身子用勁兒向外一扭，臂膀就從老爺的把握裏掙脫出來，「您這位聽：五百塊錢買來一隻假鑽石戒指！」隨後，她就從手皮包裏取出一隻天鵝絨的小方匣，好像富人丟給叫化子一枚銅子兒一樣，丟在一條長几上，「請您諸位看，這就是處長的眼力呀！」

所有高貴的賓客們，都忘了自己的身分，也來不及充分思索怎樣表情，就像一窩蒼蠅尋着一灘鼻涕似的擁到長几的前面。這之間，天降洋行財東要趁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姨太太的面前，以及在所有高貴的賓客面前，顯示一下他對於識貨的天才，不，其實，他是要趁着「識貨」的機會，以徠在坐的豪華的顧客，所以他採取捷足先登的身法，第一個先把那天鵝絨的小方匣奪到手裏。開口讚賞道：

「多末富貴的匣子啊！」

「啊，那有什麼用，請問，能值五百塊錢嗎？」

「那自然，」天降洋行財東一面順從地答着姨太太，一面就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匣蓋。

高貴的賓客們的眼睛，對着那白色的小東西，放着五百塊錢的光芒，這樣，當然，就使一個高貴的鑽石，相形之下大減其光輝了。接着，天降洋行財東大驚失色道：

「偉大的欺瞞哪！……這種敗類的商人……」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姨太太的食指就出其不備地錐到唐處長的前額：

「你丟了錢，又丟了人！你趕快去給我換！」

「這太用不着大驚小怪啦，你聽消息：他若不加倍給我換一個價值一千塊錢的真貨，你就丟看四海金店門上的封條！」

唐處長說完就咯咯地笑起來，這種罕見的笑聲，足使高貴的賓客們，——天隆洋行邢財東比其他人猶甚——驚心動魄啊！

姨太太自然是極端滿意老爺的答覆了。而唐小姐呢，她能够贊成父親對於四海金店的有力的進攻，却是不形於色地反對着對於姨太太的有失處長尊嚴的降服。只有了環玉蘭總是笑着她那無目的，無所謂的笑，加上一個莫名其妙傾聽。

而且，那高貴的瑞士立鐘，也像不能自甘寂寞似的，啾的響了一下。隨後，那隻鳥兒的腦袋，鬼祟地向外一伸，咕咕一聲，就立刻縮回去。

時間，恰恰過去半點了。

這時，一個人掀開簾子走進來，不是一個下人，而是財務處的庶務主任：

「處長，一切全預備齊全了。」

「嗯，」唐處長轉過身來。他對於庶務主任的報告是表示好感的，這簡直是一道赦令，能把一個處長的罪過從姨太太的監牢裏赦出來。因此，他竊喜地無話可說；可是，他又不能不裝作款待週到的樣子，去明知故問：

「那末，威士忌，還有香檳都買來了？」

「是，都買來了，而且很多。處長，現在可以請入席了。」

「好，」唐處長一揮手，庶務主任向後倒退兩步，就像隻螃蟹似的側着身子，挑起簾子走出

去。
接着唐處長反賓爲主地讓道：

「請吧，諸位。」

「豈有此理，」商務會長王賓清搶着回答，然而，下面他要繼續說的話，却吃了自己口齒不伶俐的虧，眼睜睜地讓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奪去：

「處長，您先請，今天您是客呀。」

可是，還有一個更不能疏忽的禮節，竟讓連濱錢號吳老板搶了先，他用他那地道的昌黎口音，笑嘻嘻地說道：

「太太跟處長一塊兒先請吧。」

唐處長莫可奈何默許着。太太也並不推辭，她僅僅單向連濱錢號吳老板嫵媚地回答道：

「那末，好，諸位跟處長先去，我換件衣服，隨後就到。」

於是，這一團愉快的、傲然的、嘈雜而虛妄的空氣，從大客廳裏侵襲到餐室裏去了。

不用說，唐處長坐在首席上，首席右邊空着一席座位，那是給姨太太預備的。

當大家都已入席就位的時候，連濱錢號吳老板又發現了一樁別人的腦子裏所未想到的事情，然而，他却立刻發表，他專等姨太太入席之後再說。在這短短地敬候時間裏，他曾卑視過那些頭腦簡單的先生們，他居然頹頹而自傲。

姨太太穿着一件薄如蟬翼的青紗旗袍，嫵媚地走進餐室來。她的髮髮比方才修整了，唇和兩頰比

方才也紅的多，精神十足的。她坐下姿勢還沒有擺好，連濱錢號吳老板又笑嘻嘻地說道：

「爲什麼不請太太，少爺和小姐都來？」

席間，只有眼睛跟眼睛說話，此外，仍是連濱錢號吳老板的獨白：

「爲什麼不一塊請啊？請啊！……處長。」

「不，謝謝您，她已病倒許久了。」

「處長，哈哈！」連濱錢號吳老板抓住了唐處長的毛病，因此乾脆地笑了兩聲，接着就毫不留情地揭破這個秘密：「好哇，您騙我，病倒了？方才是太太接的您的電話，哈哈，處長還會騙人哪！」

「不，我敢跟您打賭，您不信，問太太？」

「噢，」姨太太哼着鼻孔，「這倒不假呀，請您不要多掛心呀，好在她又不去。」

連濱錢號吳老板雖然從姨太太的態度上，適得與先前相反的特遇，而這一點點，並不是使他灰心。他只是用他胖的如同熊掌一樣的右手，拍了一下濃眉深鎖他大額頭，於是，就又開腔了：

「那末，我們也該給少爺小姐饒行的。」

「這……」唐處長在言語吞吐之間，故意給姨太太一個猶豫，終於，姨太太對一個下人說道：「去，請去，我相信少爺是不肯來的。」

然而，很出她的意料之外，小姐來了，少爺也來了，他手裏握一着東哈爾濱公報，好像才生過氣的樣子。小姐呢，她的眼圈兒通紅，周圍浮出一層模糊的濕潤，它是侵害了適才敷過的檀香粉。

唐處長右首坐着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和姨太太左首的林業公司魏總辦先後站起身來，分別向少

爺小姐讓坐，彼此經過一番熱烈的謙讓之後，還是唐處長吩咐下人在他與姨太太的身旁加了兩張椅子，少爺靠着處長坐下，小姐靠着姨太太坐下。這樣一個局面，有許多高貴的賓客們，端正嚴肅地坐在一條長方形的餐桌左右，恰好對壘起來；但，彼此還沒有什麼敵意。

時間又走過去半點了。

在席一開始的時候，每一個人都十分努力，盤裏的，碗裏的，瓶裏的，都是隨到隨光，大有供不應求之勢。起初，大家爭先恐後地跟處長、跟姨太太豪興地碰着杯，至於那些不顯名的而稍見拘謹的賓客，未免就感覺冷清一點兒，其中已經有了幾位憑着『酒後無德』大起嫉妬之火了；但，彼此間的敵意，萬幸沒有形諸於色呢。

號： 盛筵，美酒間，無論是主，是賓，很少有議論，惟有幾種與其說是熱烈的，不如說是激昂的口

「吃啊！」

「喝啊！」

「碰啊！」

「乾啊！」

它確是給這幾個陷於單調的動手，張口的場面，添了許多精彩的穿插，實在是由於它，挑動起主賓在餐桌演出緊張、生動、激烈的表情，

「來喝酒吧！」

一向是保持沉默的林業公司魏總辦，如今一開口便是一種要求。當時，因為他的丹田裏浸入了多

量的美酒，喉音已經失去原來的響亮，所以連他自己也不能相信字眼是否準確，於是，他就用手背胡亂地揩去掛在八字鬚上的濃痰，再捻理它一下，好讓重複的話通行無阻：

「來啤酒吧！」

「老爺，啤酒有，您要什麼牌子的？」下人擦着汗水問。

「一面坡（註一），一面坡。」

下人答應了一聲：「是，」剛要走出餐室的月亮門，又被實信儲蓄會李會長喊回來：

「您……唔，您，」他的口齒完全不中用地說：「你再拿幾瓶太陽牌的來吧。」

「還是不要太陽牌的好吧！爲什麼不儘用國貨呢？」

另外一個很瘦小的，不顯名的賓客，彷彿是仗着點兒酒胆，把他嫉妬之火借題噴吐出來，在他認爲這一個打擊，簡直是當頭給了實信儲蓄會李會長一棒。然而，這却出他的意料之外，姨太太竟在一邊大開言調了：

「你去吧，兩樣都要。」她一邊吩咐拿不定主意的下人，轉過來又當大家說：「什麼叫國貨不國貨呢？你們分的太清了，我的意思倒是誰歡喜什麼，就用什麼，用不着在這一點兒小事上死認真，不是嗎？我看見許許多多日本人，也是這樣的：人家可是強國呀！——他是特別歡喜喝咱們一面坡的。」

「那自然啦，」唐處長沒有一次不贊成太太的意見的，「人性不一，所以人的胃口也各有不同，總而言之，誰歡喜什麼，就用什麼吧，好在，我家裏是樣樣俱備的。」

啤酒來了，有一面坡的，也有太陽牌的。

於是，兩種酒的飛法，代替了適才的雄辯。不過，那位瘦小的，不顯名的賓客，兩隻已失去圓有溝澄的眼睛，總是無精打彩地徘徊於杯盤之間。他在這裏非常感到沉悶、無聊，此外，還有一種不絕源的羞慚，好像戰鬥裏着他的週身。

他的不安，少爺是看得出來的，並且對於他還有八九分的同情。

因此，少爺把筷子突然，然而，並不怎樣響地放下。隨後，打開了放在滾裡的報紙捲兒，遮住自己的臉。他是無意地默讀着新聞。實際確是藉着新聞紙做屏障要跟那些庸俗、無恥、沒有生命的東西們隔開，隔開之後呢？他就「眼不見，去一半。」了，但，兩隻耳朵能够聽，這樣，他的心可就不能不「煩」了。

他畢竟是一個有學問的大學生，現在讓他落到這：喫、喝、碰、乾、庸俗、陳腐的群裡，畢竟容易引起他的發煩的。單獨離席走出去嗎？他實在怕他饒舌的妹妹趁着餘怒未息，當場揭破了他的秘密，不然呢，這環境，一刻也忍受不住了。他看着手錶，才一點鐘。他想：這不討好的長劇，僅不過剛演了序幕。更惹人煩惱的節目還沒有演出，時間將是這樣的浪費過去，又可惜，又氣人，於是，他把全盤憤恨移到他妹妹的身上；但，在席間他不能有所表示，僅僅掉轉一下遮在面前的看而未看的新聞紙，同時，因為舉動暴躁一點兒，新聞紙也就嘩嘩地亂響起來。

這樣，他剛掉轉過來的第一版上的頭段用特號字標題的新聞被林業公司魏總辦看着：

企圖竄擾富拉爾基股匪

在朱家崗被友軍全部殲滅

生擒偽隊長夏振威已解省

（國通十一日富拉爾基電）滋擾富拉爾基西北朱家崗，蝦子山一帶已越五閱月之著名悍匪夏振威部，十日夜於朱家崗東南十五華里處被剿匪友軍古賀支隊出奇兵包圍，雙方激戰約三小時之久，匪漸不支，即擬突圍竄逃，後激戰之烈，幾近肉搏，以友軍驍勇，終將匪衆全部殲滅，是役計斃匪七十三名，擒八名，內有偽隊長夏振威已單獨解省，並獲步槍八十五支，機關槍一挺，子彈無算，友軍英勇戰死二名，特務曹長及古賀大尉均受微傷。

他一氣看完了這段新聞，精神就立刻抖擻起來。這一段新聞，等於代替他吃一次『白麵』，它的力量，唯一能使沉默的林業公司魏總辦變成朝氣。現在他指着那段新聞，向唐處長興奮地說道：

「您看見沒有？」

「早已閱過。」唐處長言語形態之間露着傲然自得的样子。

「處長，這真是您的福氣哪……」

「怎見得是我一個人的福氣呢？還有很多和我一樣的人。」

「您說的是：避暑的人嗎？哦，自然，很多很多了，這真是人家的福氣。」

「那件事，我向來沒有把它掛在心上，你想，烏合之衆，那裡經得起友軍輕輕一擊？唉，玩弄生命的亡命徒，歸終是死於非命，若不是天理昭彰，也該是命中注定吧！你想我的話——」

「您的話一點兒也不錯，」林業公司魏總辦仍舊用直硬的舌頭搶着說，他正要繼續發一點兒牢騷，但是話頭又讓唐處長打過去。

「你們當然都贊成我的話嘍；因爲，也許是你們已經是屢見不鮮。」

「可不是，那一天報紙上不用入字登幾條這類消息。」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在一旁接過來說。大概是爲了搶話太急的緣故吧，不當心，被一根魚刺梗住嗓子了，他突然一噎，把沒有嚥下的，却已經嚼碎的魚肉噎了出來，恰好噴在對面坐着林業公司魏總辦的臉上。當時，他只覺有塊東西從嘴裡飛出去，並不知道那塊東西現在正粘在對方的臉上，所以他也不覺得有什麼異動，他還是在暗自埋怨自己呢，家裡有那末多份報紙，連這樣一個重要的消息都沒有看見，可不是，今天，就在這一點疏忽上，疏漏了獻言的良機，方才的一句話不過僅僅彌補這遺憾的百分之一。因此，他趕緊用其他的話，再來彌補一下，他忍住嗓子裡的刺痛，喊道：

「處長，您的洪福齊天啦！」

唐處長一邊對着太太微笑着，一邊滿滿地斟了一大杯太陽牌啤酒，然後，用一種好像金剛石劃在玻璃上那末爽利的聲音說：

「乾哪——諸位。」

彷彿是突然傳下一個總動員的號令，大家立刻就手忙腳亂地丟下調羹，丟下筷子，一齊端起酒杯來，杯子裡的酒有滿的，有半杯的，只是林業公司魏總辦又翹起不愜意的八字鬚，端着空酒杯送到嘴邊去。嚼碎的魚肉仍舊粘在他的右眼角上，他是故意留着這個證據，好跟房產家姚宏達算賬。他已經八九分醉了。

「喂，喂，閣下，」他惡視着對方，指點着右眼角說：「您……閣下，這是什麼……弄到我的臉上？您，閣下，……喝醉了哦！」

「您，」房產家姚宏達伸長了脖子一看才說：「那是塊什麼？」

「嘿！」他冷笑一聲，心想：是什麼？儘顧拍馬啦，愛搗話……「我也不知道啊，……反正這是從傑……閣下嘴裡噴出來的！」

大家爲這有趣的糾紛稱意地哄笑起來。連老嗽着嘴唇的小姐也尖笑了一聲。

「你笑什麼？」他哥哥瞟了她一眼。

「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

「你這樣橫，真是，你認爲我怕你嗎？」

「誰怕誰呀？你敢欺侮我！」

父親瞪了一眼，沒有壓服住。少爺說：

「哼，真的，我天膽敢欺侮你，您是大國（註二）的夫人！」

「放屁，大國，小國，用不着你管，這是父親的主張。」

「也是你自己願意呀！」

「我願意，我願意嫁日本人！他有錢！」

「是的呀。一個捐務科長。」

父親把酒杯很重地往餐桌上一頓，依然不生效驗。小姐說：

「呸！你有什么權力來說我，我這可不是偷倫摸摸的。」

像一團烈火似的烘着姨太太的身子。父親就怒氣沖沖地罵道：

「你們好像冤家對頭，見面就吵……你說是你當哥哥的，那有當哥哥的樣子？行啦，你留在家

吧，一塊兒去也當不了替你們多操心！」

「父親，慳那可是傾我哥哥呀，若這樣，咱們可不能把玉蘭帶去！」

少爺連眼睛都氣紅了。他驟然地站起來，報紙捲兒打翻了碟子，他毫不顧及地喊道：

「你說！你說我還有什麼短處，你今天都說！」

這次，好像一盆冷水潑在姨太太的頭上，陣冷，陣熱，比發瘧疾還不舒服，然而，這都是小事，要緊的是用什麼方法不讓小姐說出少爺的短處，其實呢，不成事實的短處，小姐連個影兒全不知道，不過，姨太太自己心虛罷了。

「這是怎麼的？」姨太太很生氣的樣子，「你們這兩個孩子，真太不顧大體啦，事情不在大小，要的是個順當，你看，吵啊，吵啊，真讓人不高興。嘉剛你出去就完眠。」

少爺並不猶豫就溜去了。因為這個機會在他是很難得的。至於姨太太對他是氣？是恨？他都無暇顧及了。

恰好，這時會計主任進來。

唐處長不大高興說：

「辦事一點兒也不爽快！」

「我都急死啦，處長，您看，徧徧趕上靜街。」

「又是什麼事？」

「您忘記了？今天不是渡邊司令從東綫（註三）凱旋回來嗎？」

「哪，你不是坐署裡的汽車來的嗎？」

「是呀，」

「爲什麼不准通行？」

「車上沒有插「那個」旗。」

「呃，那旗呢？」

「恰巧讓公務處借去啦。」

「他媽的，一面小旗子都是這麼吃香！」

「可不，借去兩天，還沒給送回來。」

「豈有此理。幾乎就誤大事！」

「可不，」會計主任看着手錶，「現在三點半都過啦。」

「怎樣，都辦好了嗎？」

「是，電匯去兩千，帶來一千現票。」

「大致都已交代好！」

「已交代好，不過……柳田捐務科長連保險櫃的鑰匙都要了去！」

「這……這……倒沒有什麼關係，祇要你把握簿管好就行……那末，你回署去吧，車、留給

我。」

「呀，車已經回去啦，柳田科長下班要用。」他從黑色公事皮夾裡取出兩包扁扁的東西，呈給唐處長之後說：「我要送送處長。」

唐處長倒沒有反對的意思。於是，這位貪饕的會計主任，就坐在席外的一張沙發上，有聲有色地講述一段滴才親眼目睹的新聞。故事一開始，就非常引動人的大大地驚嘆了一聲：

「呵呀！……我第一次看見這樣兇的事……」

「別講啦，劉主任，」姨太太蹙著眉頭說，「張口兇，閉口也是兇，多難聽！」

「不，太太，這件事，可以說是太慘啦！」

會計主任明知再把故事故意冗長，無異是自討沒趣，所以他就簡簡便便地急轉直下去：

「太太，您完全沒有猜對，」故事的神秘性，值得他眉飛色舞的。他吞口涎水繼續說：「這首事祇能說是慘吧！您想，一個行路的年青孕婦，被皮靴踢了肚子，而且，當場流產！」

「哦，你不要講，不要講嘍！」姨太太兩手遮住眼睛喊。

「誰踢的？」唐處長問。

「您想，在靜街的當兒，還有誰呢？那就是防護警戒綫的友軍的巡哨兵！」

「這是極平常的事情。」實信儲蓄會李會長淡然地說：「這次我不知道，春天二月渡邊聯隊從東錢湖回來，每經過一站，就在車站的路簽架（註四）上掛上十個人頭。」

「媽呀！」姨太太尖叫一聲，隨即將頭藏進老爺的懷裡，「你們愛講這個，給我出去講！」

唐處長輕輕地將姨太太推起來。這時，最後的烤鴨鴨端上來了。姨太太看了那熱油直流的鴨皮，不禁地嘔了一口。老爺趕忙用牙簽札一片菜陽梨，送到姨太太的嘴裡。說：

「你歇一歇去，眼看四點，五點還要起身。」

姨太太一站起來，又乾嘔了一口，不過，這聲音很類似飽咯（小姐伴着姨太太走出餐室的時候，

這些華貴的賓客們也隨即蠢動起來。他們除開感覺頭暈，同時，也感覺身子發重，猶其是林業公司魏總辦簡直失了原來的莊重。他不要手中揩臉，他也不漱口，他也不拿牙簽剔牙，他裹在賓客們的中間，晃晃盪盪地站着，又晃晃盪盪地被裹出了餐室，他嘴裡亂七八糟囁嚅着：

「媽的，……今天凱旋，媽的，……明天凱旋，我他媽……太平山一帶的林場，媽的……從前年，到今……年，還是胡子佔着！……你們想想，那些人頭是從那揀來的？」

沒有人回答。華貴的賓客們，祇是混亂地擁出餐室，沒有餐前時的禮節，也沒有餐前時那樣精神了。

會計主任是在最後跟出去的。他最後一眼，是盯在最後的烤鴨鴨的身上。

大客廳裡又恢復四點鐘以前的盛況。

庶務主任手裡拿着一張單子，和一個下人在校點着行李和什物，庶務主任念一種，下人一邊答應，一邊就把東西從大堆裡檢出來，再放在另一堆裡。

「餅乾，菓子露。」

「有。」

「刨冰器。」

「有。」

「麻將牌。」

「有。」

「……。」

「……。」

賓客們就在這種現狀之下，等候着向主人說一聲最後的祝詞。

另一個下人，送進一份晚報來。被著名的房產家姚宏達搶過去，他首先翻到第一版，在上欄有這樣一段新聞：

古賀支隊告捷返富

市民開歡迎大會

盛況爲空前未有

（國通社本日富拉爾基電）此間殲滅著名匪軍夏振威部之古賀支隊，晨九時，告捷返富，市民五千事前齊集車站，手持國旗行候，待列車進站時，全體搖旗狂呼滿洲國萬歲，及剿匪友軍古賀支隊萬歲，聲震屋宇，其盛況爲空前所未有。

說：「這該是個很巧的一個機遇吧。」房產家姚宏達捏緊了報紙的邊緣想。隨後，他就喊着下人

「去請你們的處長啊。」

唐處長來了。房產家姚宏達，變成像孩子那樣天真，跳到唐處長的面前：

「您瞧啊，您竟是有這樣的福氣，……這該怎麼說呢，福人必在福地。」

「托福哩，」他睜了一眼標題說：「其實我哪裡在乎他們；不過，而今這一剪草除根，我倒想

在那兒多玩幾天……」

聽了這話的賓客們，又像一窩蒼蠅尋着一灘鼻涕似的把唐處長圍上了。

庶務主任在一旁說：

「處長，行李，和一切東西，全已預備好了，現在可以預備車嗎？」

「預備就預備吧，現在，」他回頭看看瑞士立鐘，離開車還有三十五分。

「喂，告訴你，今天諸位非要到車站送行不可，你打電話給車行，馬上來七部車子，喂……好，回來再說。」

庶務主任電話打去不久，七部汽車就開來了。七部而外，再加上唐處長，實信儲蓄會李會長，房產家姚宏達，林業公司魏總辦，商務會長王賓清，五部自用車，一共十二部汽車，在唐公館門口，排起很長一溜陣容。

隔十五分鐘以後，賓與主以及其他人等，快快活活地向汽車左右集中。唐處長交給庶務主任一個紙包說：

「這是太太剛才從四海金店買來的鑽石戒指，你拿它去見董老板，你說我讓他換一隻真的。就這樣，結果如何，電報報告我。」

「是，請處長上車吧。」

唐處長將要上車的時候，一個電報差騎着腳踏車送來一封電報，庶務主任接過來之後，又轉遞給處長。他打算上了車再看，但是，封套上印着「至急」兩個字，於是，他就抽出它來，原來電碼已經翻好了。電報是從昂昂溪拍來的，電文：

唐處長鈞鑒——十一日夜夏振威匪部陷富拉爾基，職倉促逃車站，隨後一列車來昂，詳情函稟特電飛聞，恩濤別墅管理員察叩。

「這是沒有的事情！」唐處長搖着電報喊。已經上了車的姨太太，小姐和少爺看見老爺的顏色不對，就知道發生了很嚴重的事情，連忙從車廂裡跳出來追問着。華貴的賓客們圍攏過來盯着唐處長手裡的電報莫名其妙地發着呆。唐處長像在夢中一樣，再將電報舉到眼前仔細又看了一遍，他仍舊搖着電報，而且失聲地喊道：

「這是沒有的事情啊！」

(註一) 吉林省的地名。該地有中國人開的啤酒廠，出酒叫一面坡。

(註二) 大國係指強國，亦即指日本。

(註三) 中東鐵路哈爾濱至綏芬河間。

(註四) 在站台上立兩根很高的橫木，專爲司機交取路簽之用。國有路及其他鐵路並無此種設備。

左醫生之死

醫生雖多是掛着「濟世活人」的招牌，然而醫生却多是看輕社會變化，和忽視大眾利害的人物。這是因爲：祇要地球存在，人類總不會滅絕的，有「活人」在，一個醫生絕不能因饑寒交迫而死。那末靠「活人」而活自己的醫生，僅僅懂得這一簡單的「人生哲學」便足够了，便可以安然生存，假使他不，他這一位醫生，必然是個頂愚蠢的東西！

按理說，左醫生是不應該愚蠢的，他從哈爾濱××中學畢業之後，隨後就考入當地一個市立醫科專門學校，三年以後，他卒了業，他聰明地運用着父親的遺產，和用三年摸弄人屍的，天天消毒的手接過來的文憑，自己開辦一個小醫院，而且自己來做這醫院的院長。他能治內外兩科，更兼治小兒科，可是他猶嫌不足，爲了彌補這個缺憾，他馬上和一個女同學結婚了。她是專門學產科的，於是，他的醫院馬上添設了一門產科，助產士當然是聘請自己的老婆了，缺憾呢，於是，也就彌補得天衣無縫了。

這一位青年的左醫生剛剛才二十六歲，在世情平靜無事的過去的兩年中，夫妻倆都很能「老成持重」地實行着世界醫生共同觀念：簡單的「人生哲學」。他們兩年來，除了「治死活人」而仍得報酬算做別人的不幸外，僅有一次助產士——自己的老婆讓酒精燈燒掉了左眉梢。這一點點意外的缺

殘，可以說是二十四個月的生活裡，一個比較不幸的事件，二十四個月的極平安無疵的生活裡，落得這末一點微瑕，幾乎引起他和他對於過去的生活的不滿，尤其是左醫生更認為是一件可惜的憾事！

左醫生很知道怎樣去經營他的智慧，已經說過：他僅不過研究了三年的醫學；然而，任何種病症他都敢接受醫治。他是憑著醫生們遺傳下來的，特有的鎮靜性，自高手藝性，處理著診不出病原的病人，或者更加強一倍的「遺性」，處理著一個絕無生望的病人。他用的是 *Made in Japan* 價值最低廉的藥料。

若不是恐怕波及自己和老婆的時候，他誠能恭香默禱，祈求瘟神布散給人類一點恩惠。他十二分有把握被選為防疫委員，那若是哈爾濱警察廳刑事科科長——他的至親三叔一句話，他馬上就可以到防疫委員會去辦公，防疫委員會左醫生他知道：那是一個「臨時發財」的機關，可是左醫生「恐怕」：「他時常避諱那種『祈求』的念頭，而且，他也知道『祈求』的不可能，而且，他要遵從上帝『降福與人類』的旨意。

因為左醫生是個「老」基督教徒了。

年青的左醫生並不怎樣好享樂，這也許歸功於上帝的教育罷。他可稱謂安分守己的典型。不過只是好吃，吃，也會經過醫學的科學研究過的，缺乏「維他命」的食物，一概謝絕的，此外，日服三次「派拉脫」是他定期的、經常的工作。

因此，他的生命也有了相當的保障了。他像一位與世無間的隱士，怡情養性，以期益壽延年。他知道地球絕不會像流星那樣易於隕落，世界無論變動到如何程度，不怕沒有他棲息的場所的。

因爲自己是基督教徒，雖然曾自我否認是地球上的寄生；但是他承認自己是個極其渺小的動物，有人像這樣譏笑他，他並不生氣或反罵。

爲什麼呢？理由很簡單，這是因爲左醫生除了掛着「濟世活人」的招牌，實行他的簡單的「人生哲學」以外，他將人類應有的權利與義務完全拋開了。

然而，他沒有向任何人明白地表示過，假如有這樣個機遇：不盡人類義務而坐獲人類權利的時候，他可以立即聲明：『左醫生並沒棄權』。

他最厭惡、最卑視、同時也最躲避人與人的鬭爭，鬭爭這兩個字，在他的解釋，是『傷害』加『死亡』的縮寫。他向來不去澈底分析它，偶爾一想，那血花，那屍骸，那悲慘的哭號，就不斷地向他眼前耳邊擁塞了！

左醫生是最怕「死」的，他雖然明白死是人生的最後一幕，但是他說：「天演淘汰的死，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這又是左醫生創造出來的「人死哲學」。

兩年以後的世界變了。然而左醫生的周圍沒有什麼顯然的變化，他依然是繼續幹着他的自由職業，照常地營業着，照常地食着有營養的東西，照常的日服「派拉脫」三次，……

一天，有一個日本中國通——市政調查專員，帶着三個警士，駕臨到他的「小醫院」，勸令他立即將懸在門臉上的牌匾下款「中華民國」四字塗去，於是他立即遵命照辦了。

他知道爲什麼人家勸令塗去那四個字，他知道將換誰來統治他，他知道這是一件頂氣悶，頂可恥的事情，可是，他也知道那輕輕的一「塗」對於一個醫生，幹自由職業的人，是絕無影響的，因此也

就不至防礙他的平安的生活了。

這在他的心裡並不算什麼殘缺，無論如何，它不及酒精燈燒掉老婆的左眉梢那樣重大。

也許這樣想法是非常對的，當以暴力統治下的殖民地的奴隸們，傷亡率增加的時候，而左醫生全身の汗毛一無短少。

早晨太陽從東出來，落到西方天就黑了，一天又過去了，一月，一季，一年又過去了。

準備死的人們，依然在舊的環境裡等待着，固然他還希望能倖免；不過他已經準備去死，死是不會跟誰客氣的，所謂倖免也不過是拖延些時日而已！

死！在殖民地成爲最時興的名辭。在城市，在鄉村，在人們足跡鮮至的角落裡，死，又成爲最具體的，最現實的東西了。

法律能够保障「治死活人」的醫生，已經使左醫生駭怪——然而左醫生也很能鎮定，這個駭怪，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表露過，甚至於自己老婆——的了，居然現在法律竟能够保障「殺死活人」的東洋人，則更使左醫生加倍駭怪。他想，如果那也是一種職業，它的自由性，真真是超越醫生之上

了。
不是他羨慕這個超自由的職業，而是他無端地失去了「生存」的把握了。在他的觀念中，已經扎了根的「人生哲學」連根都撼動起來。

由於這，想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很難了。左醫生曾一度變態的不像個人樣。

現在的哈爾濱警察廳刑事科，變爲殖民地的奴隸的屠場了。左醫生的三叔現在已經降級爲刑事科司法股股長，這還是賴他能够認真的做爲那屠場的屠手，否則，殖民地的主人早就將他撤職了。

自從三叔得到一個屠手的職位，左醫生立刻就轉變爲喜了。他曾這樣想：叔叔手裡的屠刀，萬不能放在姪兒的脖頸上的，況且自己也是個安分守己的人。

或者，你以爲左醫生的這種懸慮，是不必要的，或者你以爲左醫生是神經變態，以及是什麼神經病患者，所有的猜測都是不對的，要知道左醫生是世界上聰明的全人之一，他從來沒有想錯和做錯一件事。

在法律——說它是『公理』罷！——能够保障『殺活人』的殖民地。殖民地的奴隸們，把生死問題當做人的第一要義。左醫生不惜用全付精力注意着『死』，反之，也就是維護着『生』。爲死而求生，才是左醫生的求生之道哩。

是的左醫生可以很安心的過日子了；他的生命已經有了保障，安分守己的姪兒，有屠手三叔維護着，他就用不着像別人那樣懼怕殖民地的屠場主人了。

哈爾濱發生一件最大的綁票案，被架者是『黑龍江省省長』孫其昌的公子，綁匪索五十萬巨款勒贖，可是結果被破案了。所謂綁匪乃係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及大中學生的組合。由警察廳分別拷訊和嚴密搜查之後，乃發表如下的消息。

「該匪等乃係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在哈活動已久，今架綁孫省長公子，巨款勒贖，係爲某匪部籌置軍費，實行顛覆『滿洲國』之陰謀……在該匪窟內搜出無線電收音機一架，手榴彈，手鎗，子彈若干，及與匪軍來往秘密函件若干。尙有餘黨甚夥，當局正動員全國警憲，不久即可悉數弋獲。」

其實那些「匪」們，並沒有供出「尚有餘黨」的話，他們要這樣捏造事實，故意造成無限數的冤獄，來充實和活躍殖民地的屠場。

隔些日子以後，一般人對於「匪」的已經處死與否，簡直如同一個費解的謎語了。

自然 左醫生也是同樣感到費解的，他爲了應付朋友們的質疑，一天早晨他特意想到警察廳刑事科司法股去拜訪他的三叔，他覺得給這疑問一個解答，對於自己是無上光榮的；這之後，將有許多來讚揚他，說：左醫生能夠知道「生與死」。

「我打聽你，那些匪犯懲斃了沒有？」

「你打聽？」三叔這樣問。

「是的，三叔。」

「已經斃了！」

左醫生馬上告辭了。他帶着一種猜破謎底的興趣，走下司法股的樓梯，走過一條磚砌的甬路，再走過偵緝隊的前門就到了中央大街了。

司法股長掛電話給偵緝隊長：

「注意，將有一個穿西裝的青年路過偵緝隊，他姓左，是一個醫生，扣起他來，帶上腳鍊關在第一監，第一號裡。」

左醫生在第一監第一號裡，他如同做一場惡夢一樣，兩眼呆直地望着左右的犯人，那些犯人就是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可是，左醫生不知道，他知道他們已經被鎗斃了。

一個犯人問他犯了什麼案了，左醫生只是不住地搖着頭，無話可答。隔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的解釋着說：

「他們抓錯了……他們一定抓錯了！」

他禱告上帝，趕快降臨給他，保佑他，他說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他說他是一個純粹的基督教徒。

他在上帝面前也敢坦白地說一聲，「左醫生平生沒有做過叛教的事，」然而，他現在與「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爲伍了，然而，他又始終莫解在什麼地方運用錯了自己的智慧。

「這是我的愚蠢嗎？」

左醫生無時無刻不這樣疑問着。他曾三番五次地向看守要求要見一見他的三叔；可是三叔一次也不給他見。於是左醫生藉着上帝的威權痛罵防害他自由的人。

「您懲罰他罷，將他拖進地獄裡去！」

當「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被送進瀆民地的屠場裡去的時候，那裡面有一個姓左的醫生，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是一個誠實的基督教徒，他從來就滿意自己的生活的；惟有一件憾事：是在他老婆的左眉梢上。

